





六臣註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註 呂向言

畋獵下

長楊賦

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

善無發 民字

入南山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敘作賦之明年漢書

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

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緩和在枝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緩和在枝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



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  
誕也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  
以右內史更各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漢書  
曰上主上也謂成帝言明年將誇胡今年秋則發人入山捕  
禽獸明歷也西自褒斜以東至弘農南歐五臣漢中  
善曰褒斜谷各梁州記曰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  
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  
漢中郡秦置張羅網置罟捕熊羆豪豬居虎豹狢  
又獲縛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  
豪彘也廣雅曰狢雌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獲似  
獼猴豹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罟曰羅良曰皆獸名載  
以檻車輸長楊射能館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  
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三輔黃圖曰長楊  
宮有射熊館在蓋屋銑曰檻車載獸車也長楊宮名射熊  
館名載獸輸以網為周法社縱禽獸其中令胡人  
納於此也

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善曰李奇曰法遮禽獸圍陣也服虔曰令

胡客自取其得也廣雅曰搏擊也向曰法圍陣也言以網  
周圍放縱禽獸於其間銑曰搏執也其執獲者任取而歸  
之是時主上自臨望之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能館

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

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

善曰韋昭曰翰筆也翰林

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有儒林之義也胡廣云  
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濟曰人皆驅  
獸不得收稼穡也翰曰言林比其茂也子其辭曰  
者男子之通稱借以為主客而諷焉藉借也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

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

善曰顏監曰動不為身言憂



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  
高五千仞廣十里西都賦曰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向曰扶  
風郡名太華山名言命  
數郡人驅擁禽獸也  
椽卓截  
薛結而為弋紆南

山以為置善曰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  
監曰截薛即今謂差峩也說文曰弋槩也又曰

紆誦也薛音齧良曰紆屈也置網也言椽截  
薛為繫網椽取南山周屈為網明獵場廣遠也  
羅千乘

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踣五臣法音錫戎

獲胡善曰漢書音義曰踣聚也顏監曰踣足蹴也錫戎獲  
胡言以禽獸賜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踣

音萃方言曰踣蹠也向曰乘車也騎兵騎也萃聚也法  
圍陣也錫賜也戎亦胡也皆羅列於山林之間帥軍士聚為

禽獸皆以賜之搯厄熊羆拖徒可切五臣豪豬善曰

曰捉搯也搯與扼古字通於責切木擁槍纍壘以為

儲胥善曰顏監曰胥須也高其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  
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澆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

藩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纍為委切濟曰槍纍作  
木槍相系為柵也藩籬也擁禽獸使不得出也此天下

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

其塵五臣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塵今勤  
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

之所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圖言勞而無益也慎  
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向曰勤勞也不圖無益也言擾

亂廢農勞苦至甚而以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

之游五臣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

哉善曰齊注濟曰恐不識事之人但見為娛樂不為乾豆  
若此豈是天子為人哉禮記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

乾豆二為賓客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

玄默謂幽玄恬默也魏都賦曰顯仁盟明藏用玄默澹泊與

澹泊同老子曰我獨怕然未光說文曰怕無為也廣雅曰  
澹泊靜也翰曰玄默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曰露暴

無事也澹泊清淨也



曰暴露也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

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前年濊長揚故言數齊曰蒙謙稱也客卿設

問也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

也銑曰吁歎也主人答客云客謂此為是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

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能周知僕嘗倦五臣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

此事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

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一齊曰言利害之事我亦屢談

今則倦矣不能審說將為客略舉大都客自覩其近者而明

之客曰唯唯聿水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

窳鳥窳窳庾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善曰

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窳窳類豨鹿瓜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良曰唯性猶

諾也濟曰喻秦之君臣也相與磨礪不牙爭害于人也

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善曰廣雅曰麋藟也毛詩曰羣黎百姓爾

雅曰康安也翰曰豪俊謂秦末陳勝項籍之流也言天下

苦秦若此皆起兵若康之沸雲氣之亂百姓為此而不安也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

天關善曰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毛詩曰乃瞻西顧孔

命維箚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極

為政也爾雅曰此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

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關也良曰帝天帝也斗極天關

皆星也言上天眷顧而命高祖我高祖奉天命順斗極如天

關星之運轉橫巨海漂崐崙善曰橫度大海也漂搖蕩

以討暴亂提劍而叱之所過麾濟曰橫至

文選

四



城擗監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

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低釜牟生蟻五蝨

介胄被露汗音寒協韻善曰顏監曰擗舉手擬也

之言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也擗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強鄭玄禮記注曰介被

城擗

之勤

介胄

之言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邑下

將降

旗一

日之

戰不

可殫

記當

此

之勤

頭蓬

不暇

梳飢

不及

餐鞮

釜

生蟻

蝨

介胄

被露

汗

之言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擗



也字書曰璣小珠也爾雅曰玉謂之瑊又曰治玉曰琢也廣雅曰斤推也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衍雅聲也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向曰大厦大屋無文不為文飾珠寶之翫麗靡之色芬芳之氣邪淫之聲皆不御聞也斥去也

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善曰常昭曰玉衡北斗也春秋元命苞曰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翰曰玉衡斗星也三階星也此三星其後重鬻作虐東夷橫胡叛羌

戎睚五皆懈助閩曼越相亂善曰服虔曰重鬻羌時句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

嘉殺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橫縱也晉灼曰睚皆瞋目貌也又猜忌不和貌漢書曰立無諸為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他孫胡為南越王閩越王鄧興兵擊南越邊邑濟曰其後謂武帝時也重鬻匈奴也虐害我邊人也橫叛縱橫反叛也羌與戎有睚皆之懈閩與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越互相攻伐也明昔相怒之兒

蒙被其難善曰常昭曰氓音萌萌人也良曰遐氓遠人也為此不得安靜中國征役亦遭其患難不安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善曰應劭曰驃驃騎漢書曰霍去病為驃

武帝也勃然而怒於此善曰應劭曰驃驃騎漢書曰霍去病為驃整其軍旅也爰於也

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善曰應劭曰驃驃騎漢書曰霍去病為驃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濟同善注汾五臣作沸

渭雲合電發善曰汾云沸渭眾盛貌也汾音紛疾騰波疾音逸

流機駭逢五臣作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機

濟曰颺風機弩也言弩發箭若驚駭而出又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機如蜂聚飛而過也皆取其盛疾兒軼過也

擊如震霆碎輶善曰應劭曰輶輶破穹廬善曰應劭曰輶輶

旃帳也服虔曰輶輶百二十步兵車或善曰應劭曰輶輶腦沙幕五臣作髓

余吾善曰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漠余吾水名北山經曰

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此經余吾水應劭曰在



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髓膏水通俗文曰骨中脂曰髓古  
髓字良曰沙漠地名破其頭以腦塗其地折其骨使髓入  
其水遂躡五臣作獵乎王庭善曰孟康曰匈奴王庭王逸楚辭

奴王之庭驅橐託駝五臣燒煇覓彘音驟善曰張晏  
以獵也驅橐託駝作駝燒煇覓彘音驟善曰張晏  
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張指曰煇蠶山名向曰分初臣五  
素馳太馳也驅之以歸慎蠶聚落也燒之使盡分初臣五

黎單于磔竹裂屬國善曰常昭曰黎割也顏師古曰凡  
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  
曰磔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常昭曰外國羌胡  
來屬漢者也濟曰屬國屬夷阮五臣作坑谷拔五臣作末鹵

莽莫刊山石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  
拔莽削石以通道良曰言兵騎平其坑蹂如屍輿斯  
谷跌涉鹹草之中削其山石以通道路也蹂如屍輿斯

斯係累平老弱善曰服虔曰蹂尸踐尸也顏師古曰死  
則蹂踐其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

斲輪踐其斲徒也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累係也翰曰死者蹂踐其屍斲後之徒以輿輪輟之老弱

者盡吮五臣作吮鍼蟬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  
係之吮辭究切鍼蟬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

萬人善曰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癩者馬脊脊者創癩處如  
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鍼所中皆為創癩於馬脊者孟氏  
以為者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者鬣傷者或謂鬣內

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藜若鬣焉孔安國尚書  
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齊曰吮稍也鍼牙  
也癩者淫夷皆傷也言稍及矛所中皆成瘡及被金鏃所傷

者蓋數皆稽顙樹頷蛤扶服蛾伏五臣作匍匐蟻伏  
十萬人皆稽顙樹頷蛤扶服蛾伏五臣作匍匐蟻伏  
時頷下向則頷樹上向也說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  
音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銑曰頷額也稽顙手

至額也叩頭時頷下則頷樹上二十餘年矣五臣無尚  
向也頷耳下骨也匍匐手行也二十餘年矣五臣無尚  
不敢惕息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  
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  
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  
也濟曰惕息疾喘息也所以不敢者懼漢威也夫天



兵四臨幽都先加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良曰天兵漢之

加於匈奴矣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迴戈邪指南越相

夷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與師往討閩越王弟餘善修郢以降廣雅曰夷滅

也翰曰戈亦兵也南靡節西征羌棘善曰服東馳善曰服

越自相夷殺以歸于漢夷名也漢書曰或曰節所杖信節是以遐方疏俗殊

鄰絕黨之域善曰絕遠也自上任所不化茂

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良曰上仁

莫不躋足抗首五臣作矯請獻厥珍善曰服虔曰矯

使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安無事謂晏然永亡五臣作無邊城之災金華之患善曰史記士

寇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濟曰金兵刃也革甲也

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

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

曰帝者得其華英王者得其根葉八區八方之區也禮記曰

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沾濡矣向曰言成帝之德若

此兼包書學之林聖人之風如雲靡靡而進沈浮言輕重

得中洋益猶盈溢也八區無不沾及者言德化廣遠也

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

而不殺戒所物靡盛而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

物盛則衰翰曰樵夫採薪之賤者笑其不稱帝化文子曰

言主上之意以為人理無有崇高而不隆殺者盛滿而不虧

者

損

者

慮

慎

之

甚

今

所

以

儻

長

揚

非

徒

然

而

已

戒

廼

作



出兵整輿竦戎

善曰時言不常也。敦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為有年。方言曰：西秦之間相勸曰：時以有年出兵者，將以整車與勸戎虜也。竦，勸也。

振師五

善曰：振，整也。良同。善注：振師，五

笮習馬長楊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蓋屋有五笮宮也。

禽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

也。賈逵國語注曰：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翰曰：影疾也。言考校武力之士比之輕疾之禽，狡壯之獸，以威夷狄。

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國鳥弋，最在西西域。傳曰：去長

安萬二千二百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入廣雅曰：瞰，視也。銳曰：然，助句也。言天子集於南山之上，瞰視烏弋國也。烏弋

極西遠

西厭

五臣作壓

月

五臣作窟

東震日域

善曰：服虔曰：窟，音窟。日域，

月所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懼也。厭，一涉切。良曰：月窟，月出處也。在西日域，日出處在東。言聖德遠及月窟日域，皆厭塞震動也。

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

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

五臣作畝

獵陵夷而不禦也

善曰：顏監曰：御，止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千二出天下土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一向曰言主上既出獵，欲以示兵於外國，乃一時之事耳。又恐後代子孫迷惑不知反以國之大務荒淫畝獵，遂至陵夷而不能禁禦此。雄微謹之詞矣。

者彷彿

五臣作髣髴

勦

五臣作委

屬而還

善曰：常昭曰：不暇稅駕，又車也。張晏曰：從

者彷彿委釋而迴旋，王逸楚辭注曰：朝支輪木，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為委，朝如振切。彷彿，或作髣髴。古委字也。屬之欲切。翰曰：勦，是。不息，駕支車少留日不迴。靡旃，言不移時也。從者髣髴之閒，委使屬車而還，朝支輪木也。

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

善曰：太尊，高祖也。爾雅曰：烈，業也。三王之曰文

王三驅是也。尚書帝曰：三王謂湯於田，解網也。五帝謂舜命益作朕虞也。今皆反覆



之令得其所虞掌山澤之官使農不輟耒工不下機善曰常昭

復種類監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墾曰耒良曰耒以二覆種言得

其業書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良曰耒以二覆種言得

也其業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

以時則不出愷悌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

間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矜劬勞

休力役善曰毛詩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

之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

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善曰孟康曰

磬之善曰孟康曰和建碣善曰孟康曰石善曰孟康曰之虞善曰孟康曰

鳴鞀善曰孟康曰陶善曰孟康曰磬之善曰孟康曰和建碣善曰孟康曰石善曰孟康曰之虞善曰孟康曰

磬樂器各使之相和虞懸鐘架善曰孟康曰憂善曰孟康曰擊善曰孟康曰拈隔鳴球掉

田善曰孟康曰八列之舞善曰孟康曰擊善曰孟康曰拈隔鳴球掉

也善曰孟康曰八列之舞善曰孟康曰擊善曰孟康曰拈隔鳴球掉

猶撫擊也掉動也動八行之舞善曰孟康曰八列之舞善曰孟康曰

肴樂胥善曰孟康曰思與反善曰孟康曰張揖曰允信也鏢美也言酌信美

成又曰於鏢王師又曰君子樂胥善曰孟康曰向曰聽廟中之雍

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孟康曰受天之祐爾雅曰祐福也音恪

翰曰雍雍敬善曰孟康曰歌投頌吹合雅善曰孟康曰歌聲與頌相投也

與雅樂善曰孟康曰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善曰孟康曰張揖曰詩

所勞矣善曰孟康曰濟曰勤情如善曰孟康曰方將俟元符善曰孟康曰大瑞也

此真受神祇之勞資善曰孟康曰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善曰孟康曰父老曰增

大也俟待大善曰孟康曰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善曰孟康曰父老曰增



大山之封加梁甫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善曰張

事翰曰皆封禪之禮號三五也李軌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絕豈徒

也向曰言將傳光輝於將來比榮華於往古之號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稷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

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狃由獲縛居之收多麋鹿

之獲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

又有杭稻梨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蹴踏馬芻說文曰蕘

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詡大也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獸名言本意不在如此也燭五臣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

明趙歧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越音客徒愛胡

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五臣有已獲其王

侯善曰說文曰曾辭之舒也言未卒墨客

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

及也迺今日發矇五臣郭然已昭矣善曰矇猶法

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兒向曰未卒未畢也稽

首首至地躬者為圉之體也言主人發去蒙暗使我廓然昭

###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

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繫之

事遂樂而賦之也濟曰岳既徙琅邪

其俗善射雉因賦之終以自戒也媒者

徐爰註

爰曰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迄今寡

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



涉青

五臣作清

林以游

五臣作遊

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善曰七發曰游涉平

善曰游涉平

善曰游涉平

善曰游涉平

樂羽翮之類或羣或飛飲啄姿性也

善曰七發曰游涉平

善曰七發曰游涉平

善曰七發曰游涉平

善曰七發曰游涉平

善曰七發曰游涉平

善曰七發曰游涉平

善曰七發曰游涉平

善曰七發曰游涉平

五色之名翬

愛曰聿述也

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之稱也一本聿作偉

善曰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

善曰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

善曰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

善曰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

善曰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

善曰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

善曰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

善曰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

厲耿介之專心兮

愛曰聿述也

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善曰聿述也

多豐也姤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其雄

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

銳曰厲嚴厲也耿

銳曰厲嚴厲也耿

銳曰厲嚴厲也耿

銳曰厲嚴厲也耿

銳曰厲嚴厲也耿

銳曰厲嚴厲也耿

銳曰厲嚴厲也耿

銳曰厲嚴厲也耿

丘陵以經略兮

愛曰巡行也

言周行

言周行

言周行

言周行

言周行

言周行

言周行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眾莫敢鳴雉也此以

上言雉之形性也

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

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

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

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

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

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

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

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同

濟同

濟同

濟同

濟同

濟同

濟同

濟同

濟同

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

愛曰時四月也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朱明楚辭曰青春受謝正逸曰謝去也

良曰春為青

良曰春為青

良曰春為青

良曰春為青

良曰春為青

良曰春為青

良曰春為青

良曰春為青

木不滋無草不茂

愛曰木具榮

初莖蔚其曜新

初莖蔚其曜新

初莖蔚其曜新

初莖蔚其曜新

初莖蔚其曜新

初莖蔚其曜新

初莖蔚其曜新

陳柯撼

愛曰撼然初生之莖

新舊成茂也

新舊成茂也

新舊成茂也

新舊成茂也

新舊成茂也

新舊成茂也

新舊成茂也

撼影柯貌也

向曰莖草苗也

初生之莖

初生之莖

初生之莖

初生之莖

初生之莖

初生之莖

初生之莖

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

愛曰涓涓清

善曰毛詩

善曰毛詩

善曰毛詩

善曰毛詩

善曰毛詩

善曰毛詩

善曰毛詩

日英英白雲毛萋曰英英白雲貌

與英古字通

家語金人

家語金人

家語金人

家語金人

家語金人

家語金人

家語金人

流聲

麥漸漸

以擢芒

雉哇

鳥鳴

以而朝

雉

善作

善作



爰曰漸漸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雉鳴雉聲也又云  
 雉之朝鳴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雉願延三以潘為誤用也  
 案詩有鳴雉鳴則云求杜及其朝鳴則云求雌今云雉朝  
 雉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  
 時也良曰漸漸麥也雉鳴也 **眇箱籠以揭驕睨** 五計驍 **媒**  
 芒兒濯拔也雉鳴也 **之變態** 爰曰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  
 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  
 暈雉之奮逸思騁藝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驍媒恣睢揭驕  
 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拮矯揭居桀切善曰楚辭曰意  
 恣睢以拮矯王逸曰縱心肆志所意願高也善曰揭驕驍  
 健兒明視也箱籠之中見 **奮勁散** 交苦 **以角搓** 善作搓 **驍**  
 驍健之雉媒變態之狀也 **奮勁散** 交苦 **以角搓** 善作搓 **驍**  
 憐悍汗目以旁睽 音賴 **以角搓** 善作搓 **驍**  
 脛以利距邪所驍其剛戾之日以旁視其敵也驍力新切  
 善曰曹植鬪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銑曰駁足搓邪也言媒  
 准奮堅勁之足角邪而立驍怒目兇 **鶯綺翼而賴** 勅貞  
 言怒悍戾之目以旁顧視睽視也 **鶯綺翼而賴** 勅貞

**過** 都灼繡頸而袞背 爰曰鶯文章貌也詩云有鶯  
 經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繡背如袞章言五采備也善曰肚  
 音陸濟曰過髀也灼明也言異如綺之文章髀帶赤色頸  
 如繡采之明 **鬱軒者翦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 音耐協  
 背若袞服 **鬱軒者翦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 音耐協

曰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翦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  
 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向曰軒者將  
 飛兒言鬱然將飛而有餘 **爾乃凜** 婆善 **揚** 作擊 **拄翳停僮**  
 怒思為長鳴呼其野敵 **爾乃凜** 婆善 **揚** 作擊 **拄翳停僮**

**葱翠綠栢參差文** **翻鱗次蕭森繁茂** **婉轉輕利**  
 開除之名也今僮人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  
 拄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拄株更切翳上加木技  
 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網繆輕利也婉轉網繆  
 之稱料戾小而徹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綴與草木無  
 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善曰廣雅  
 曰擊除也 **翰** 曰乃除其場拄其翳以待野雉停僮葱翠翳

**衷** 五臣 **料戾以徹** **躡表厭** **躡躡以密** **緻** 陳二反  
 作裏 **料戾以徹** **躡表厭** **躡躡以密** **緻** 陳二反

開除之名也今僮人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  
 拄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拄株更切翳上加木技  
 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網繆輕利也婉轉網繆  
 之稱料戾小而徹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綴與草木無  
 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善曰廣雅  
 曰擊除也 **翰** 曰乃除其場拄其翳以待野雉停僮葱翠翳



形兒插以栢葉使參差文如鳥翮又似魚鱗之相次望之者  
若草樹森茂執之則婉弱輕利料戾小窻隙也厭躡重布也  
其裏則有小隙可以徹鑿於外其  
表則以重布密綴不見其內也  
**恐吾游**五臣作遊之晏女起

**慮原禽之罕至**爰曰遊雉媒名江淮間謂之遊遊者  
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雉也雉不處下濕故曰原禽也  
曰晏晚也原禽野雉也罕希也言立其翳恐媒雉晚起而鳴  
野雉希少**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爰曰企想  
而至也

草際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拄翳之後遲獲之意  
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  
焉杜預曰寓寄也濟曰由此甘**何調翰之喬桀邈疇**  
分疲倦心目企想寄視以待之

**五臣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  
爰曰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言貌絕  
疇類殊異才氣也扇布也形如手中叫鳴也將欲媒雉振布  
今有聲媒便清叫野雉聞即應而出也善曰何疑問之辭  
也向曰扇布巾也故使媒鳴即振巾言媒雉一何後遠貌

然與壽類不同候代振巾**寒微罟以長眺已踉蹠**  
而叫野雉聞而果應之也

**而徐來**爰曰寒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窻上  
七醬之聲知其必出罟窻戶長視已見踉蹠徐來也踉蹠乍行  
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蹠徐行也廣雅曰蹠走也  
良曰苦翳罟上綱也踉蹠蹠行兒言寒開窻也

**之艷赫敷藻翰之陪鯁**蘇來反爰曰赫赫赤色  
日廣雅曰搗舒也藻翰翰有華藻也向曰藻發也雉憤首  
朱色故曰朱冠敷布藻文也布文章之羽翰陪鯁怒兒

**葯握綠素身控**五臣**黼**輔繪爰曰方言曰葯纏也猶  
葯素也黼繡也繪畫文也身**青鞵**秋**莎靡丹臆億蘭**  
采如繪也翰曰地曳也

卒音最爰曰鞵衣尾閒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  
然色青也言雉尾閒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  
蘭之色也鞵同也宋衛之閒謂混為鞵也善曰小雅曰雜  
米曰鞵銑曰青如莎草之偃靡臆當曾前也丹與鞵蘭之

也



同或蹶或啄時行時止賈逵曰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

見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蹶

野雉之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言野雉之狀貌也此以上

來若此善曰良遊呢厄

啞握引之規裏愛曰良遊謀也言媒呢啞其聲誘引

叱愕立擢身竦時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竦身而立

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也濟曰言野雉望媒

惟來迅不止恐失於規變故叱之則愕然而立動身驚竦而

止也擢動捧黃閒以密殼構屬剛挂善作罽以潛

擬善曰說文曰殼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剛罽弩矢鏃

也良曰殼弩也剛挂矢各長三寸方似剛罽故曰罽焉

禽紛以迸落機殼起而反落弩聲猶未歇

甚爰曰驚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生澤

其性悍戾而害也聞媒其來甚於風驟之迅疾越

壑凌岑飛鳴薄爰曰驚性悍戾聞媒擊便越澗凌岑

食處今俗呼善曰薄至鯨五臣牙低鏃

心平望審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向曰

雉既近於擊弩牙低矢鏃以射之毛體摧落霍若碎錦爰曰

也雉尚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體披散如錦之分碎逸羣之雉

擅場挾兩爰曰逸羣雉之雄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挾

文選

七



擅場說文曰擅專也  
也 濟同爰注 櫟 雌 妬 異 倏 來 忽 往 爰曰櫟擊

雄鳴擊搏其雌倏忽往來無時暫止也 善曰楚辭曰荷衣

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六韜曰倏然而往忽然而來 良

雌偶倏來忽往來與雌雄鬪也 忌上風之餐切切

畏映日之儻即 其 忌聲而畏光也 齊曰顧此而畏忌

之是多疑 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倦 音養 爰

之雉也 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既無由使雉鳴欲

射則紛紜不定空心煩而伎倦有伎藝欲逞曰伎倦也 善

曰雖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名

庸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堂客擊筑伎養不能母出

言也 翰曰恐此多疑之雉覺有人故屏中布不敢發累息

細喘息也無使媒有聲而心煩悶其則伎復倦不可忍欲射

之無 伊義鳥之應敵 五臣 作 機 啾 獲 五臣 作 地 以 厲

響 爰曰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

便也 伊義鳥之應敵 五臣 作 機 啾 獲 五臣 作 地 以 厲

曰啾聲也 銳曰伊惟也義鳥媒雉也惟媒 彼聆音而

雉能應我心機拏攫於地啾然厲其音響也 善曰厲

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爰曰彼野雉聞媒聲便逕來關

雅曰壤塵也 向曰彼鳴媒雉之聲逕進於前忽 形盈窻以

然已交其爪距接其所立之地也聆聽壤地也 形盈窻以

美發紛首頽而臆仰 爰曰形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

亂 雉戰形當翳窻發弩極美正射其頸 或乃崇墻夷靡

首頽向後臆仰却整也 長同爰注 或乃崇墻夷靡

農不易 去 墉 爰曰噴大防今呼為塘也夷靡頽弛也易脩

曰禾易長畝 稊 蒂 菽 叢 綠 又 翳 蒼 會 奉 動 茸 反 如 勇

爰曰稊稗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草

賦曰莽蕞葦葦 濟曰稊草名菽野豆叢綠積 鳴雄振

於其間也翳蒼葦葦葦深穢見言雉隱於此中也 鳴雄振

羽依于其冢 爰曰冢山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野之

雄雉振其羽翼鳴雉高墳之上 善曰毛



詩曰莎雞振羽翰曰言雄雉振羽翼依止其山頂也豕山頂也捫豔降丘以馳敵

雖形隱而草動爰曰捫疾貌也言雉雖於高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捫

本或作捫字而專切善曰尚書曰是降丘宅土鉞曰

瞻挺廷穉遂之傾掉廷意恣五臣作恣躍失以振

踊爰同翰注翰曰挺穉草莖也掉動言瞻草躡草動莫雉當至噉然而出果暎温出苗

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爰曰楚辭曰致將出兮東方向

其所願精神愈驚動向曰噉漸出貌言漸出草望厭黑五

苗以入射場我情彌驚神彌悚動恐射之不中望厭黑五

作壓鳥減切合而翳晶胡雉腴許肩而旋踵爰曰言雉出

然閣合唯翳晶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腴有厭黑於輦切善曰說文曰晶顯也漢書公孫瓚曰脅有低首曰

氏春秋管仲曰車不結軌士不旋踵良曰腴有斂身也踵

足也言雉既入場望草木皆壓黑暗而合其翳晶然獨異其心

却還其足也倏作倏五臣余志之精銳擬青顛盧而點

項爰曰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顛頭也倏音欣也

中於亦有不步體邪眺旁剔土歷反爰曰目不

眺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

不在休而足不步目說文曰惕驚也剔與惕古字通齊曰

視與体相遠目邪望足旁剔也靡聞而驚無見自驚音脈爰曰驚

邪俗謂點為鬼脈言雉性驚鬼點翰周環迴復繚繞

般善作辟音關爰曰昔迴從往復不正之貌也善曰

止戾縶翳旋把縈隨所歷爰曰戾轉也把縶內所執

趣取其便也向曰把柄也戾翳不中輟復

披焉中鏑爰曰行于止貌也輟止也鏑矢鏃也輟中鏃聲



考容往不于中輒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之 銑曰前列力

于行兒中少留也輒止也蔽中声也鏃箭也 銑曰前列結

**重膺傍截疊翻** 爰曰正橫射也刺割也前割重膺傍截

于膺傍截斷于翻 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猶 爰曰維

重疊言毛厚也 性恰而多疑瞻劣而心疑者 善曰說

文曰猶急也 翰曰猶怯也復有此難也 **內無固守出不**

**交戰** 爰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固意也 善曰

國語注曰交共也 濟曰欲闢而懼 **來若處子去如激電**

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來若處女之畏人去若

激電之迅疾也 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答賓戲曰風

颯雷激 向曰處子處女也 **闕閭** 勑 益 葉 慎 覓 善

畏人者也言來遲而去速 **歷止乍見** 閩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 善曰藟與稍並

同古玄切 翰曰藟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藟葉間闕

閩於葉下慎歷然乍隱乍見 **於是筭分銖商遠邇** 爰

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也維既不出將就草

射之故計其分銖商其遠近也 濟曰為其遠故筭其分銖

商量遠近 **揆懸刀騁絕伎** 爰曰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名

邇近也 言騁絕伎也 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

也西京賦曰妙材騁伎薛君韓詩章句騁施也 良同爰注

**如輓** 切竹二 **如軒不高不埤** 善曰毛詩曰如輕如軒輕

與輓同鄭玄周禮注埤短也卑與卑古字通 翰 **當味** 一竹

曰味紫也膝胃也箭發與此相 **夷險殊地馴麇異變**

當故破裂也至此凡射六雉也 **夷險殊地馴麇異變**

爰曰地有平險之殊雉有馴麇之異隨變而應不可為一佳

也 濟曰夷平也言所射之地有平險不同雉有馴擾麇踈

變態亦 **吳不暇食夕不告勸** 五臣本作倦 爰曰言幾

異也 以日吳不暇食及夜不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告倦由用心取中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



一箭前五臣作醜夫為之改貌憾胡妻為之釋怨

爰曰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兒恨妻釋怨者也

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辭顏而笑也

同善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焉何斯藝之

安逸嗟禽從其已豫爰曰驚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

險也善曰言斯藝安從禽最逸諒言禽來就己故豫不勞

向曰凡遊獵所獲者皆乘危險以馳騫車馬獨我此射之藝

既安且逸唯自隨清道而行擇地而住

我取豫樂嗟歎也清道而行擇地而住爰曰人多則

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曰司馬相如上疏

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復方擇地而行

良曰選清開之道而住屋飾鏤而在服肉登俎而永

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音擾協韻善曰說文曰鏤

馬術也董巴傳服志曰馬並

以黃金為又髦插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褕

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鷄鴨左氏傳臧僖伯曰鳥

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

非君所及又曹歲曰君舉必書銃曰得其尾可以飾馬鏤

為服得其肉可以登俎器而食此事女閑豈若乃耽盤

獨阜隸賤人所為亦可使君王舉而為之也

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

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誠而君子之所不為

爰曰繁樂也恤憂也司主也老子曰馳騫敗獵令人心發狂

善曰東京賦曰若乃流通志返放心不覺也左氏傳虞人箴

曰忘其國恤思其麀牡也東京賦曰樂而無節辭曰內惟

省以端操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

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向曰岳於是自戒也言若耽樂

# 紀行

端直之操或便虧損此老氏



北征賦

善曰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善曰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況成帝時為越騎

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谷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為徐令卒亦為望都長子固及女曹大家並有文北行而賦之彪子固及女曹大家並有文學名高當代父才子賢自古莫及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

填塞之阨

災

善曰毛詩序曰閔周

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向曰余自稱也遭莽亂天下顛墜傾覆罹羅也正舊室滅以丘墟兮羅土道不通填塞阨險之災時也

曾不得乎少留

善曰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瑱

而遠遊

善曰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曰絕滅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良曰奮袂舉袖也絕此迹遠遊安定也

朝發軔

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

宮

善曰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名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銑曰瓠谷宮也夕宿於其下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

善曰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翰曰雲門雲陽縣門也歷此門反顧見通天臺在甘泉宮中高出也崇崇陵岡以登降息

郇詢邠斌之邑鄉

善曰漢書右扶風有拘縣幽國公劉所治邑也拘與邠同幽與邠同應邵



曰左氏傳云卑原豐郁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郇叔又云公城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个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向曰陵岡皆山丘也其行或上或下

**葦之不傷** 善曰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劉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彼何生之

濟曰郇公劉所居邑公劉周之遠祖德及草木

**優渥我獨離** 五臣作此百殃 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鄭

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 向曰優樂渥厚也言公劉之時草木不傷人樂何厚我今日何故獨罹此禍亂也罹羅殃禍

也稱百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善曰故時言多也

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

言我台人事變化之亂非天命之無常也靡無也 翰曰登赤

**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 善曰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為

義溝酈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 齊曰赤須坂名

戎王之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

所生也

**討賊赫斯怒以北征** 善曰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

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毛

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良曰秦昭王母宣太后與戎王通昭王殺之起兵伐滅其國言忿其淫亂嘉其北伐也淫狡

猶狡亂也穢汚 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非遲遲以歷

宣后使不貞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

茲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舊都止地郡也說文曰駢傍馬也毛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曰喟憑心而歷茲 銑曰紛吾彪自謂也言我遂既去長安舊都車之駢馬何復遲遲不進歷于戎王之邑遂舒節以遠逝 有兮指安定以為期 善曰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



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涉長

路之縣縣兮遠紆迴以膠流善曰毛萇詩傳曰縣

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脩善曰漢書地理志有泥

其不脩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善曰孝武

人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

有彭陽即今彭原也是也楚辭曰吾吟義和弭節兮司馬彪上

林賦注曰弭節安志者也良曰彭陽日晡晡感其將

地名遂釋馬於此低弭其節而憂思也善曰楚辭曰日晡晡下

暮兮覩牛羊之下來而類說文曰晡晡不明也毛詩云日

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寤怨曠之傷情兮

哀詩人之嗚嗚時善曰思君子為怨曠嗚嗚行役為歎時

傷也銑曰言思君一為怨曠嗚嗚行役為歎時皆詩人之情也

越安定以容與兮善曰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

長城之漫漫莫半反善曰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

越過也既過安定而行容與容與行兒導猶循也漫漫廣遠兒

劇蒙公之疲民兮善曰蒙恬為秦將築長城劉歆

疆秦乎築怨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為秦將築長

逐初賦曰劇疆秦之暴虎兮善曰蒙恬為秦將築長

城於此民疲而怨故云築怨言我思此人亦大甚也捨

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

兮顧厚固而繕藩善曰言不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

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

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翰曰捨棄也趙高譏逆胡

亥篡立之切憂離事外蕃遠患而備之高則趙高也胡亥二

世名向曰不能以道德耀遠方而安之顧以厚固脩其藩



落以為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譽何夫子

之妄說五臣作託兮孰云地脉而生殘善曰史記曰趙高

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

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

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墜萬

餘里此其中不能母絕地脉哉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彪言

恬至死不知也登障善作隧遂而遥望兮聊須臾以

婆娑善曰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

字通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為墜說文曰

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

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閔獫鬻之猾夏兮弔

尉印昂於朝那善曰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

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印姓段

翰曰獫鬻匈奴名猾亂也朝那塞名匈奴入邊殺北地尉印

故至塞而弔之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

印名尉官也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降几杖於

藩國兮折吳淠音之逆邪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幣

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上召兄弟以德報之遂去

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南海尉然為尉

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為龍川令使南越值秦亂遂不歸自

立為越王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

王孝文時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

朝其謀亦益不解也濟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不勞

師徒但以幣帛加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

於天下而民自服善曰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如強秦繕藩而禦遠也史

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

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向曰文帝廟號太宗虎云太

宗者互其文也言聖文加幣以懷人疆秦脩邊以禦遠帝德

蕩蕩然不與同其流子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謀也圖猶謀也隰兮



嵯峨善曰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高唐賦曰周覽九野蕭

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善曰楚辭曰山蕭條而無

初賦曰迥百里而無家銑曰蕭條莽蕩曠遠之貌風焱五臣作颯發以飄颻善作

谷水漑善作漑以揚波善曰言水漑注且以揚波也管

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良曰飄颻風馳兒漑水流兒飛雲霧之杳杳涉積

雪之皚皚五哀反善曰楚辭曰昫兮杳杳王逸曰杳杳

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深其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也劉歆遂鴈邕邕以羣翔兮鷓

雞鳴以嘒嘒音齊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楚辭曰鷓

邕邕鴈聲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五臣作恨以傷懷

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志故鄉廣雅曰愴恨悲也恨力上切

悲懷悽愴恨憂悲兒撫長劍而五臣作慨息兮泣漣

落而霑衣五臣作泣連落以沾裳善曰左氏傳曰晉子

如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濟曰撫攬余涕以於邑五臣

兮哀生民之多故善曰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聆

之長勤國語鄭相公問於周史伯曰王室多故夫何陰曠

計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善曰陰曠喻昏亂也楚

陰曠其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曠向曰言陰曠京

不見陽景喻天下昏亂無明君之道使失和平之法度言

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五臣作訴善曰爾

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

文曰愬亦訴也銑曰伊鬱憂怨也言徒憂怨無所告訴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翰  
曰亂理也重理一賦之意 濟曰夫子孔子也惟聖賢能之  
藝六藝文 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

今善曰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  
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家語  
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 良曰言達人所從之事皆有儀則

以能與時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  
消息也 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向曰彪所以自解也言若能

常履信而行則無處不居雖蠻貊  
之鄉何所懼也須蠻夷之種類也  
東征賦 善曰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  
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

曹大家 善曰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  
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翰曰後漢書云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  
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 善曰惟是也東  
觀漢記曰和帝  
年號永初 銑曰永初後漢年  
號有七七年也余大家自稱也 時孟春之吉日兮撰

良辰而將行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  
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  
萇詩傳曰辰時也 翰曰既  
以吉日又擇良時而行也 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

宿乎偃師 善曰左氏傳曰鬬伯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  
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  
十里洛陽故事云帝舉所都後為西臺即古之易亭周秦  
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 良曰舉足升所乘之輿也 遂

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悵 而懷悲 善曰楚辭曰愴  
而懷悲 况憤悵兮去故  
而就新 向曰去故居  
就新居所以悽愴也 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

有違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三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良曰至明發天曙猶不能寐心中遲遲望為有違別也

子穀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  
官作東征賦以敘行歷而見志焉



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

琢善作彘力兮得不陳力而相追善曰漢書東方朔曰錫憂者莫

若酒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登巢彘謂上古未有

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巢

而彘彘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平歸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

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

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

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燧擊也淮南子曰

古者人茹草飲水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

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彘彘

整而食筭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

如牛曰彘胎生曰乳彘與彘彘與羸古字通整力兮切蚌蒲

講切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也

翰曰弛廢也酌酒而飲廢其思念喟然而嘆便抑止其情自

以悲愴為非且上古之人登巢而居琢燧蚌之肉而食言且

我既不能如此焉得不使其子陳力從仕而相追隨者乎

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善曰論語曰吾從衆

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

益也銑曰陳力就列皆進仕也此亦從衆之事但聽其天

命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五臣作逕欲從誰善曰楚

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邪道也良曰惟遵行於直乃

於通衢大道而使我求邪佞捷徑將誰乎言不能也

遂往而但逝兮聊遊目而遨覽歷七邑而觀覽

兮遭鞏縣之多艱善曰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曰

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北云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登

城平陸偃師單父緱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遠

以多艱鞏居勇功濟曰但往逝行也聊且遨遊覽神心目

也歷七邑謂鞏縣成臯滎陽武卷陽武原武封丘也並於此

行過而觀覽焉惟鞏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

縣多艱險之地也善曰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

月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薛綜東京賦注曰東有

旋門在城臯西南十數里成臯縣今虎牢是也翰既免



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善曰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

劭曰卷故號國今號亭是也向曰食原武之息足宿

陽武之桑間善曰漢書河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銑

間武陽縣名涉封丘而踐路五臣慕京師而竊歎

桑林之間善曰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

平聲善曰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

封立縣界故履踐其路蓋入陳小人懷土兮自

留界乃思慕京邑而竊自歎息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土故

書傳而有焉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土故

云書傳遂進道而少前云得平丘之北邊善曰家

有馬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入匡郭而追遠善曰

天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

善曰論語曰慎終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問之

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人遂止孔子向曰匡邑名夫

子孔子也論語云子畏於匡言遭匡人圍悵容與而义

之也念衰亂之代使聖人困厄勤苦也

駐兮忘五臣日夕而將昏善曰神女賦曰時容與以

曰明府义駐未出蒼頡篇曰駐主到長垣之境界察農

野之居民善曰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良曰長

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仕惕覺寤而顧

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

而稱云善曰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

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又



路攻之不勝而死衛人美其遠氏在城之東南兮民

亦尚其丘墳善曰遠氏遠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遠鄉有遠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

辭曰丘者墓也銑曰遠瑗衛賢大夫也立墳猶在人猶慕尚其德焉唯令德為不朽兮

身既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

賢善曰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論語曰文王既沒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吳札稱多君子兮其

言信而有徵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適衛說遠瑗史狗史鮮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良同善注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

信而有徵是也良同善注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

五臣善曰史記衛世家曰成侯貶號曰平侯遲而不興更善曰史記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

二世廢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墜子焉而游

焉陵遲故也今夫山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蜀

向上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知

陵遲猶跛陀也翰曰言自後衰亂其人凌遲不復起也知

性命之在天五臣由力行而近仁善曰論語子夏

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

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王肅曰

分於道始得為人也禮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

也向曰人之性命當貴在於天但為行近於仁道乃可也

此大家戒其子勉仰高而蹈景五臣盡忠恕而與人善

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也銑曰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勸力仰止也

履前賢之德而行盡忠恕之道惠與下人

好正直而不

回兮精誠通於明神五臣作神明善曰毛詩曰靖恭

福又曰求福不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子曰

精誠於形動氣於天濟曰能若此必通於神明庶靈

祇之鑒照五臣作昭兮祐貞良而輔信音申善曰楚

辭曰昭貞良與

祇之鑒照

作昭兮

祐貞良

而輔信

音申

善曰楚

辭曰昭

貞良與

祇之鑒

照

作昭兮

祐貞良



明智 濟曰然後近使靈祇福祐貞良之士輔助行信之人使之昌熾也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

善曰揚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 向曰孔子云蓋各言爾志蓋何不也言我為此賦而言志者慕古人也

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善曰論語顏回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銑曰先君父彪也行止有貴作則北征賦也不敏大家謙也安敢不法則先君也

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善曰論語子曰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濟

曰言貴賤貧富不向人求但正其身待時而已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

命唯吉凶兮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鶡冠子曰縱軀委命 良曰言人命之長短共同爾靖

思恭敬委任吉凶而後可也敬慎無怠思謙五臣約兮清靜少

欲師公綽兮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嘽與謙音義同苦燕

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翰曰當敬行謙約無得怠慢師於孟公綽清靜寡欲之道孟公綽魯大夫也

### 六臣註文選卷第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業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註  
呂尚註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善曰：岳，棗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

縣東，故言西征。向曰：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許月喬旅賓丙丁統乙未御辰善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

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

文選十



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銑曰旅亦次也乙未則岳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鄴止之阿左傳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爾雅曰徂往也濟曰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秦廼喟然五臣本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恍虛往善化一氣而甄延三才善曰論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紛宜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持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無三才而兩之良曰言久遠也喟

哉寥廓忽恍

虛往善

化一氣而甄

延吉

三才

善曰論語夫子

歎聲 翰曰甄成也寥廓忽恍謂天地未開為一氣其後化比一氣分成三才也 此三才者天

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言人之生獨貴在位 向同善注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

鬼神莫之

善本

要聖智弗能豫

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

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究知也

當休明之

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

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 齊曰休明 盛代謂晉也菲薄陋質岳自謙也

納旌弓於鉉

公口讚

庶績於帝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 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

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合學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玉室者也 銑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



時賢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  
眾官之功於帝之室庶眾績功也嗟鄙夫之常累臣五  
本有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

一黜善曰威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  
失之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  
用又患失之向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  
往而不三黜李惠字也岳遷尉平為公武皇忽其升

遐八音過於四海善曰滅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  
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

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善曰  
尚書傳曰過絕密靜也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之音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善曰

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齊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摠已  
以聽於冢宰書曰百官摠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

周其猶殆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  
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况駿不任事者乎

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誅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  
人尚爾於窺七貴於漢庭詩五臣本一姓之或在

駿可知也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  
敗聲類曰講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翰曰漢庭七貴呂  
霍上官丁趙傳王並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無危明以安

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

天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逼主以示已專也于  
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

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平詩曰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  
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齊曰駿既專已足孔隨時以

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敵微以繆五臣本章臣五



本作患過辟亦之未遠善曰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

而舒卷中庸之流荷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

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

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良曰易曰君子

知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藏蘧伯玉舒卷

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難悟山潛之逸士卓

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

長往而不反善曰班固漢書賈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為美也閔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攣之寔

陋吾人之拘攣力全飄萍浮而蓬轉善曰

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

記太史官曰栗駭逢轉因遇際會銑曰吾人岳自謂岳寮

自陋薄其身拘攣於各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上託也

位備罪郎其隆替名節灌會以臨落落危累郊之累

殼苦角切甚玄瓊鳥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

而履薄善曰說文曰備壞敗之貌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

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

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

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

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鸞巢幕上也杜

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察官備壞灌毀隳廢也謂誅駿之時當免主簿濟曰

殼亦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善曰王隱晉

知也

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表夷三族

良曰楚三韋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

木以棲集五臣本林焚而鳥存善曰魏都賦曰

左氏傳曰鳥則擇木爾雅曰斲寡也向曰自喻為駿主簿

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

獲全萬

無一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得賢臣頌



曰上下惟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齊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馳秋霜之嚴威流春

澤之渥恩善曰帝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苟悅中鑒曰人主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蕭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銑曰渥厚也言不誅我

也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濟曰使我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也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王善曰末班謂長安今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班羊傳注曰俄者頃刻之間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而命我從

牧五臣本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而嘗居道中向曰西夏長安也使

我牧養疲弊之人於此我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收聖達之幽情善曰韓詩外傳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抗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莊子悲故鄉爾雅及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翰曰丘孔丘也孔子去魯之爾歎曰歸賦季漢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戀所以能傷聖賢之情

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善曰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詔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王居鎬京長安也鎬猶傷也矧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於長安者能不惻傷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眷鞏洛而掩涕思

眷鞏洛而掩涕思關庭神麗良曰關庭天子之庭眷鞏洛而掩涕思

纏綿於墳塋善曰河南南郡圖經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長太息以流涕張昇與任彦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縱漢書音義塋

爾善曰曹植責躬表曰豕田也音營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

爾五臣本作



余乃越平樂過街郵平樂館名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善

街郵也石卷濱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傳秣馬利兵

言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銖切史記曰赧王立

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遠矣姬德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許古忽化

流岐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善曰左傳劉子曰美

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

維姜嫄後稷之系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毛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信與嚳同亦與函同向曰歎

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宣父自豳遷

于岐岐人亦慕德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旋牧野而

言后稷以來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善曰尚書武王與受戰于牧野

遲兮歷茲老子守柔曰強毛詩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

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良曰武王剋殷於牧野

而歸洛邑猶守柔道以保競疆執猶保也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

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銑曰武王望商邑惟泰山

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善曰言武王基雖有泰山

八百猶有餘慶爾雅注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

常曰周比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鹽五臣亡王之驕淫竄南

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善曰言

安而慮危紂處險而逾泰尚書成湯放桀於南巢



傳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  
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  
也此於日言去復來向曰亡王桀也驕淫無道湯伐敗  
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  
上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而猶自比  
於日云日豈可立乎日亡吾乃亡矣  
人度量之乖舛

何相越之遼迴善曰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  
喻巴蜀檄人之度量相越豈

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迥遠也今協韻為呼喚切  
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

考土中于五臣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

邠邠遂鑽龜而啓繇音曹善曰尚書成王欲宅洛

中毛詩考土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

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邠卜世三卜年七百

杜左傳注曰繇卜兆辭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  
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  
鼎於邠邠即此王城也鑽龜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  
啓卜謂周公卜代於此

而是祐善曰史記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

繫語助也良言平豈時王之無僻賴先

折足以長懋善曰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

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漢書策詔曰望

大禹能土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懋盛貌

圍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

闕西之效戾善曰包咸論語注尤過也爾雅曰

罷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編

舞齊伯聞之見虜叔曰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

乎虜公曰寡人之願也周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虜叔  
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主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  
尤其亦重戮帶以定襄弘人順以霸世善曰左  
傳秋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平城取太叔於溫殺  
之鄭玄毛詩箋弘廣也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



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而靈壅五臣本川以止

關晉演義以獻說善曰曰國語靈壅靈王二十三年殺洛二

濟曰將毀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

庶朝之構五臣逆歷兩王而干位善曰尚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

者以作亂卑于地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孟卒敬

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刻王子朝入於王城單

子如晉告急晉晉驟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

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巧賈逵國語注

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勿毛詩序禮

義凌遲左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我曰構禍毛長曰

構成也左傳衛彪奚曰魏子下位以令大事既曰上朝

再作亂可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踰十

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

葉以逮赧女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

文武之神器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

哀王立崩子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

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親王立崩子赧

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從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相

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三統東周

惠公秦庄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

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

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器不器而濯

也為者敗之濟曰葉代也餘同善注

纓嘉善名而善作在茲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毛長詩傳曰濯條也

曰孝水水名岳嘉美其名潔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

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

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憊善作慟乎余慈

慟乎余慈善作



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  
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  
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倚例切戰國策以吳為吾  
齊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十日  
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贏博之間深  
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  
今子死乃無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  
眇山川以懷古

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啐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泗沈亢而

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  
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杜預左

氏傳曰注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  
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  
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  
羽敗垓下至烏江白曰到尚書曰后来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沈  
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干曰其事好還良曰言卒無辜而坑  
是激勵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泗沈邪僻也好還憐不定言羽

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江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

不進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池縣舞賦  
遠思長想翰曰想猶相如之風也秦虎狼之

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

英蘭恥東瑟之偏鼓提西岳而接刃辱十城之

虛壽奄咸陽以取雋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  
左傳齊賈媚人曰請收合餘

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禹會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

者廣雅命名也李陵書命世之才爾雅奄覆也取雋自

呂氏春秋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奄覆也取雋自

取雄雋也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  
既不敵又相會於澠也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鼓瑟秦御史記其年某月日秦  
王與趙王會為之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  
請奏缶缶瓦器可擊以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  
請以頸血湔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



懌為擊岳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

**之咆**包蒲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善曰河外謂之

渑池史記秦三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渑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悲猛氣兮飄疾家語

人曰四體不勤尸子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濟曰庶幾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倍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庶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甚庸人尚羞之况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辭也此為屈却也無骨言柔弱之甚

**處**

**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恚**  
消雖改日而易歲

**無等級以寄言**  
善曰智勇相如也忿恚頗也言以相如之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

酒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恚當光武舍怒之日久良曰淵深源大也忿恚躁怒也

**之蒙塵致王誅于**  
五臣本作於

**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迴谿**  
五臣本作

**不尤青以掩德終奮翼**

**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

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土命諸將士屯渑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赤眉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渑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鷗高翬

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荅賓戲曰廓帝紉恢皇綱謝玄周禮注曰維猶連

**之登峭坂之威夷仰崇領之崇崇**  
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

結

文選



威夷險也上林賦曰嗚嗚嘒嘒濟曰阜託善本墳於力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黑纒崔

而善本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練薛二帥以濟河

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

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緣經殽秦師于殽獲百里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

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四馬隻輪而無

反者向曰練擊也濟河晉值庸主之矜悞皮殆肆

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

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悞諫始戮三帥陳之市

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

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

悞諫違卜杜預曰悞矣此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

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日孤之罪

也又曰孟明視伐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

曰子其悉雪取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

辭曰名不可以偽立王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

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非也翰曰悞悞肆捨也任好穆公

力

崔

薛

皮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  
之奇曰虞不矜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  
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  
齒加長夫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  
氏傳曰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畢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  
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良曰曲崙地名屬  
於虢也虢虞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虢尋而取亡虞也晉獻公  
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輿  
也傷憐其負賂取亡矣雍之後忽然絕祀由道德不逮人不  
援也

**我徂安陽言陟陝鄂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

**陽之墟**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棗水出棗山北流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楊桃林縣東十二里也濟曰陝地名郛郭也漫瀆瀆水石曹陽亭名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

**應乎鵲巢**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愍

五臣本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

**滌劫官廟而遷迹**五臣本俾萬乘之盛尊降

**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僮**五臣作僮汎既獲

**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鐻**善曰魏

卓字仲諱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

朝政僭質天子於營僭將揚奉叛僭僭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揚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僭汎海遣天子復相與追

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毛詩民卒流亡論語

國尚書傳滌除也左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雖有盛尊之親說苑



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魚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奔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痛一百察之乘天子也向曰鏞箭也玉輅天子車也

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

本作之福小撮舟中而擗指善曰華嶠

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僞岸側或自投死後漢書獻帝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操其指舟中之指可擗左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洞

宵達掖禮記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與左傳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擗翰曰桴舟也擗棹也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褰裳投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福少攀附者眾

其沈沒皆折其手舟中升曲沃而惆悵惜逃亂而之皆可擗而擗也洞通也

兄替音鐵枝末大而本五臣本披普都偶國而禍

結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後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壽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替乎復封柏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又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伯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陶亭縣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使管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褻也左氏傳申無字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腔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木大而末披左氏傳幸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臧札飄其高厲委末大其本必折封邑大其國必危

黃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徙五臣本利開而義

黃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徙五臣本利開而義

黃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徙五臣本利開而義

黃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徙五臣本利開而義

黃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徙五臣本利開而義

黃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徙五臣本利開而義

黃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徙五臣本利開而義

黃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徙五臣本利開而義



閉并滅反善曰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好

若有一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注

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天義路閉則利門

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良曰季札委棄曹君若此高厲華伯

武公伐滅兄弟無愧恥此開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

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

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善曰廣雅

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蓋鐵論曰秦左殽函鸚鵡

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

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

勢也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高險衿帶之地覽六國諸

侯勇怯之跡筭秦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

贏攻守之利害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進逃而不敢進也向曰諸侯數為

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有禁門而莫

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

啓不窺兵於山外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

者獲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禁閉而不言

禁亦閉也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拒諸侯

不敢窺於山外此秦連雞互而不栖小國合而成

害之時諸侯勇也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

大秦約于諸侯諸侯之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棲亦明

矣齊曰言諸侯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豈

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善曰言峭函之險未嘗

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湯曰吾欲因其地勢

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周易泰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曰漢六葉五臣本而

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

拓土畿縣弘農而遠關善曰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

注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厭紫極

故關為弘農縣翰曰開拓王畿

女選十

十四



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觀貌

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官善

曹植上表 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 體爽豈以

開敞蒼頡篇 激高顯也漢武帝故事 帝即位為微行嘗

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

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媼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

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媼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媼

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媼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

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媼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疇猶訓

也 向曰武帝召媼夫為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

紫極 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繫

也 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 善曰東觀漢記 西巡幸長

而後行猶時有銜繫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

莊子注 駟馬 中長銜 毛詩 徒御不驚 銑曰明王

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 彼白龍之魚

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繫勒也

服挂豫且將之密網輕帝重干五臣本天下奚斯

漸之可長善曰說苑曰吳上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

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

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

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 弔戾園於

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

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

之悲臺徒望五臣有思其何補善曰漢書曰戾太子

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

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

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



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言既加顯戮絕其飢膚為此亦何補也紛吾既邁此全節五臣有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

桃園善曰言吾紛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

馱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侯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銑注

同桃園則發閿鄉而警策五臣本黃巷以濟

潼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善曰漢書湖有閿鄉曹子

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憩向也憩與適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

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北賦曰綴以二華巨靈首領有高掌遠躡以流河曲文河注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華岳北而

有巨靈神掌跡故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云陰崖眺視也

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為我遺編也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向曰至此地而

記憶不語怪以徵異我五臣本聞之於孔公善曰良曰孔子不語怪力

亂神岳自止其詞愠韓馬之大慙徒阻關谷以

稱亂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

慙孔安國曰慙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鬼函谷也尚書曰啟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濟同善注委

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

制勝於廟筭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  
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策  
之多者也 銑注同言彼雖衆 磬 揚桴以振塵繡

呼 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善曰字書曰磬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  
桴兮拊鼓左天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推也東觀漢記

馬衍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縹破  
聲也春秋連斗相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

曰伺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上樂俗之人  
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

起左氏傳魯宣公曰君蓋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  
其上謂之京觀 曰曰磬鼓聲曰楊桴而鼓塵振天地縹然

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倦狹路之迫隘界軌

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 以低仰 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奇區善本作 以低仰 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朝曰言俠路崎嶇 登 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

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紛敷桑麻條暢

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 雍州版土惟黃壤杜篤論

都賦 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值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

鉤 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蕭賦 標紛紛敷以扶疎廣雅

暢長也 齊曰踊躑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

豁然高明壯 邪界褰斜右濱沂 隴 善曰西都賦曰

大彌望千里 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襄斜梁州記 萬石城

之險長楊賦 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襄斜梁州記 萬石城

并漢上七里有襄谷南口曰襄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西

京賦 隔關華戎岐梁沂雍漢書沂山在扶風沂縣西蓋鐵

論 秦右隴隗漢書幸雍白麟歌曰初隴首 長曰沂水名

山隴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北背雲陽跨

平原而連嶓 波冢九峻 截許太一龍 從

切 善曰漢書 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坂城詞之其神光

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神 惟其聲殷殷野雞夜

鳴以 太宰祠之名曰陳寶薛綜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



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

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

崗乎嶧冢服虔曰截薛山名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截

薛即今謂峯峯我郭璞曰龍從高峻兒良曰陳倉有寶

雞祠故云前吐清風之颺聊戾納歸雲之鬱翳翁善

鳴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

德論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憑歸雲而遊逝楚辭望

谿谷兮滄鬱向曰言此山能南有玄灞素澹湯井

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善曰玄素水色也灞

隔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也雍州圖

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温泉在藍田縣

界毛萇詩傳涇渭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蘭池觀在

城外長安圖周氏曲成陽縣東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

一里漢有蘭池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善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與事欲罷無令東伐西使水工鄭國間

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四抵瓠口為渠並比山東注洛澗焉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稅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越中大

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漸田西

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並陽谷口鄭

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蒲大漕在引漕漕與海通波

也翰曰林茂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善曰西

漕水運也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

鄠縣西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濟同

善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隄到區此西賓所

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鴻虛也可不謂然

乎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勁松彰於歲寒貞臣

見於國危五臣本入鄭都而抵紙掌義栢友之忠

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盡灰而不移世善職於司

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周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

史記



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夫戎殺幽王於靈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羅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樂子又改為兮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鄭語今鄭縣也抵撫復大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慈衆淫辟焚襄以縱慝得軍敗戲水之上身死

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呼為亡國善曰史記宣王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夫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豨幽滅于豨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翰曰又有繼於此者異於秦始皇之為君

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

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

焚善曰漢書劉向書上勤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

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

不圖其功勞而已此報其勤

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

語曰行無禮必自

及此非其効歟善曰左傳君子禮必自及

此語也始皇無禮以志有之所謂行無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

載物善曰周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

可大則賢人之業人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



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  
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  
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

聰明神武豁呼達大度而已也  
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寔天生德聰明

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度  
向曰非獨有此而已復有他美  
乃實慎終追

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

遺而况於隣里乎而况於鄉士乎  
善本無而况於于

斯時也乃摹莫寫舊豐制胡造新邑故社易置粉

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善亂

放各識家而競入  
善曰論語慎終追遠左傳季孫

死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  
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

立為新豐西京雜記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故犬羊雞  
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孟子變置社與岐曰更置立之

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曲丘東北十五

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澤胡本切

翰曰追舊謂造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籍含

怒於鴻門沛跼五臣本踏而來王范謀害而不

善本許陰授劍以約莊搦力白刃以萬舞危冬

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櫛大抗

憤以卮酒咀慈堯肩以激揚  
善曰漢書曰頃羽欲西

大於遂至戲於是饗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

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

伯明言不敢背德成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

沛公飲范增數日羽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并拔劍起舞

項伯亦起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并拔劍起舞

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夷來王

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攸也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鄭玄



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  
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疏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  
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黃命之臣靡不激揚也  
翰曰搆挺萬大也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  
履虎尾而不被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  
**忽蛇變**

**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

**其何傷**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亦傳曰蛇化為龍不  
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  
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  
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鈞曰言沛公忽蛇  
變為龍而舒中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舉也 **嬰豸骨**古

**組於軹**止 **塗去投素車而肉袒**善曰蘇林曰軹亭名在  
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濟  
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  
名晉 **踈飲餞於東都**作門 **畏極位之盛滿**善

漢書曰踈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  
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  
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載飲酒  
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 **金墉鬱其萬**

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良同善注 **金墉鬱其萬**  
**雉峻嶮**魚 **峭以繩直**善曰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  
貌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 **戾飲馬之**

之宜也 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嶮峭高峻也 **戾飲馬之**  
**陽橋踐宣平之清閼**音域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  
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 **都**  
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向同善注 **都**

**中雜還**五臣本 **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五臣本  
作閼

**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

**臨朝勗自彊而不息**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  
臨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也毛萇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職也屬疲鈍岳於是孟秋爰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不息耳即就也

謝五臣作孟春受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

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塵五臣本管庫藁

藏外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五臣本作一處善曰

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言今之寺署藁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曰

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

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藁聚貌也說

文曰芮小貌處一或為一處非也齊曰蕭條空曠兒散逸無人也藁芮陋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存陋小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有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五臣其處

而有其名善曰皆里名漢書宣帝金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翰同善注向曰夷漫滌蕩平爾乃階長樂登未央

汎太液凌建章縈馭射安素而款駘徒盪輶五

本作輶音輶朽可詎而輳歷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齊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輿輶紫宮其

中別名漢書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教十里其也忽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栢梁炎越俗有火災復

起宮必以大用勝馱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京賦

臺名齊曰蔡統款至也良驚必雉雉雉善於臺陔

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善曰驚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  
慙害飛走如風之疾 微子麥秀 歌 黍苗由油 翰曰  
言臺殿陂池荒敗故驚雉猶兔得居 向曰皆謂耕 洪  
田生黍苗離離然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芒

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 善曰史游急就章 矣  
風縣鐘華獨樂 齊曰共鐘大鐘 林不省鞠為茂草金

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敗也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  
狄遷於霸川 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 跋跋

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  
狄 良曰鞠草茂兒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 以

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 懷夫蕭曹魏邴之  
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故云遷霸川

相善曰漢書 蕭何沛人漢王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 拜何為相國

宣帝即位代帝賢為丞相 邴吉字少卿魯國人 辛  
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 統曰懷想也夫者語之端

李衛霍之將 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貴為左將軍 李  
奴西 域親附敬其威信李秋道人 李

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

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 衛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  
出擊匈奴 翰同善注

望 善曰漢書孫寶衛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  
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

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 武望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  
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出使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 教敷而彛倫  
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 向同善注

敘 五臣本 兵舉而皇威暢 善曰敷教肅曹也舉兵衛霍  
作序

敷布彛倫也此以豐於前文言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臨  
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臨

危而智 五臣本 勇奮投命而高節亮 善曰史記繆  
作致

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吳子  
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奔命也史記曰

曾連好持高節 良曰臨危謂張騫 暨乎稔故侯之忠

使絕域也投命謂蘇武使匈奴也

既乎稔故侯之忠

丁侯之忠



孝淳深善曰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

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

入坐内戶下何羅懷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

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程侯銑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象未嘗不涕泣陸賈

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

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谷

賈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社

翰同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善曰史記曰

長為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

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者疾讒適要救危及世頌凡

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

壘校尉為七略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揚雄

字子雲皆工為趙張少二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

文餘同善注

理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擿

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袍鼓稀鳴

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

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琊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

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

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

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為廷

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齊同善注

當時之推士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

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

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

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良同善注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善曰漢書曰

齊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

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出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

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飛

二十餘曹植自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銑同善注

文與一

三



翠綉而惟拖善本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善曰鄭玄禮記

曰綉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

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濘善曰謂日碑

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濘東觀漢記曰趙憲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濘說文曰濘

會望表知裏善曰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

或有大才而無貴仕善曰翰注或著顯績而嬰時戮善曰謂賈誼

皆揚清風於上列善本垂令聞而不已想善曰謂賈誼

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善曰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

左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當立百鳳恭顯之任善曰漢書王鳳與元

勢也乃重灼四方震耀都鄙善曰漢書

軍用上遂謙讓無所專鳳從弟音代八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

後漢書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波疾不親政

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肆齒名才善曰漢書

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

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張湛列子注曰

有徒隸無取之心善曰論語

才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

臺而扼腕梟善曰漢書巨猾而餘怒善曰漢書



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緩史記  
言東京賦 巨猾間豐漢書音義  
懸首於木上曰梟 良

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  
臺而梟首故岳空之扼腕而怒  
揖不疑於此闕軾

檮里於武庫 善曰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  
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  
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踵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

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 檮  
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

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  
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酒池鑿

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 善曰漢書贊 武帝設酒池  
肉林賈氏國語注 鑿察也

六韜太公曰樂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  
山林晏子春秋 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

而終身不寤 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 曲陽僭於  
亡國漢武帝復為之覆覆車之跡而不改寤 曲陽僭於

白虎化奢淫而無度 善曰漢書曰 王根為曲陽侯五侯  
大侈第 起土山漸臺洞門高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土山  
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 游蕩無度 向曰白虎號名曲陽

侯王根僭淫造第以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父視  
象之是無法度 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 武雄

善曰家語 始必有終矣老子 長生又視之道  
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善曰班固漢書贊

漢書 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  
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

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樂成侯登上  
書言樂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

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 良曰帝 侔造化以制作窮山  
就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 帝 侔造化以制作窮山

海之奧祕 善曰淮南子 大丈 靈若翔於神鳥奔鯨  
夫無為與造化道遙 靈若翔於神鳥奔鯨

浪而失水曝 善曰 鱗駘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  
善曰薛綜曰海若舞

摺仙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舞  
神楚詞 今海若舞

摺仙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舞  
神楚詞 今海若舞



馮夷劉淵林吳都賦注 鳥海中洲也莊子 吞舟之魚

而失水異物志 鮫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

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

掌之屬矣薛綜曰干犯也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

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矢水曝於沙上故云 致邛蒟

雙墜 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 逸遊於角

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五臣 之減半勒

觥 邱 絡甲乙以珠翠刃心生民五臣 作人

東岳以虛美 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 孝武之時感蒟醬

戲文類曰秦名此樂為角觥兩兩相當用力技藝射御故名

角觥 班固漢書贊 孝武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音

義曰甲乙帳名 漢書贊 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

良同 超長懷以遐念蒼佃環之無賜 善曰尚書大傳

善注 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銑曰賜 較角 面朝之

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 較角 面朝之

煥炳次後庭之猗靡 善曰言先明而朝次至後庭也廣

虛賦 飛戲垂鬚扶輿清靡較音校 向曰言見較量面朝

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尚靡可述也煥炳

明兒猗 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 善曰漢書曰

靡美兒 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 善曰漢書曰

上幸虎圈鬪獸能供圈擊鬪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

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

獸得人而止妾忠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



禍後銑曰聲流謂馮二婕婦津便門以存轉究吾

境之所既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

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

而善本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利

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善曰方言曰掩止也

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

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

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

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

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

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傳

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傳

覆北引王者法而作之劉歆

也和軍營之正明中也在氏傳

曰禮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

法曰俯放也良曰軍法既

果毅謂能

索杜郵其馬

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加馬而容與哀武安以興

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必奔之勝負扞矢言而

不五臣本納反推怨以但帥咎未十里於遷路尋

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五臣嫉作何而

不有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

由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

西有白起墓惘猶罔罔失

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

與史記曰起者郢人也善

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

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

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

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圖邯鄲

非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為毅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

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營

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

受命而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

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

門擅同也

索杜郵其馬

索杜郵其馬

索杜郵其馬

索杜郵其馬

索杜郵其馬

索杜郵其馬

索杜郵其馬

索杜郵其馬



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賜之劍自斃孫子曰夫未

戰而朝勝得筭之多者也尚書曰率贏必感出矣言也何休公

羊主曰勿割也孫卿子曰主聞於上臣曰下俱害之道西

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云前号加失意之兒矢直也

名岳求素此地已改名孝里故以殺宿秦墟於渭城冀

言昭王拒并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宿秦墟於渭城冀

之閻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此唯宿秦墟於渭城冀

關緬其作而臣本堙人盡首陞殿之餘基裁岐波

崦大河切善以隱嶙力忍反善曰聲類曰嶙故所居也

嶙本作嶙以隱嶙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葉冀關緬

盡貌也亡術切破嶙頽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岐嶙之

長坂隱嶙絕起貌良曰渭城占咸陽也冀關秦關名緬微

堙滅也岐嶙隱嶙將想趙使之拘壁瀏幽睨楹以

平之兒陞殿階也

愜憤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壁無意趙趙城相如曰壁有

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壁大王又欲急臣臣頭今與

壁俱碎於柱矣相如其壁睨柱欲以擊秦王乃辭謝劉睨

目清貌也銑曰濫怒目怒兒抗憤猶發憤楹柱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

自引善曰史記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窮匕首見因

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搥秦筑聲厲而高奮狙

王不中搥丁鶴切濟同善注

預潜鉉以脫臙頽忍切善曰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

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

近之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臙秦王病瘡死倉頡篇狙伺候

也尚書刑德放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三蒼解詁臙

臙蓋矐音各一音格向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

可愍五臣本作愍善曰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

志荀悅漢紀論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狙音簡良人

貝翰曰言始皇據有天位乃狼狽若此可愍也

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拍灰矯扶蘇



於朝邊

善曰史記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商君之法刑并於道者

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

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

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殺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

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

矯稱詐以為是

銑曰秦簡忠

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作詩法并於道者

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朝邊也

儒林填

於坑穿

詩書煬而為煙

善曰史記

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

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

雜煬之郭璞方言注

今江東呼火熾猛

國滅亡以斷

後身刑

後身刑

輟

以啓先

商法焉

得以宿黃

犬何可復牽

不知其是

商君曰商君之法金口人無驗者

之商君謂然嘆

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

注曰車裂曰輟

謂其子曰吾欲與

昔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

千遂夷三族商鞅

李斯各言食邑故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

為首故曰啓先

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李斯

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

善曰風俗通曰

秦相趙高指鹿

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

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

也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

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

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

假

諛逆

以天權

命待天權與趙高

諛賊使賢臣鉗口

而自寄坐

兵在頸而

顧問何

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

請死而獲可

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

其女塔圖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

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

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

文選



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  
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  
黔首弗許閻樂摩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逮善本  
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紆五臣本禍勢土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

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

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唐雅果能也左傳

注紆除也漢徐樂上書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

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

逵國語注掘救也漢書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降軛道傍齊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

嬰立乃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散勢蕭收

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軛道傍蕭收

圖以相劉料險易與五臣本眾寡善曰說文

子曰地者近遠險易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良曰沛

入咸與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

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為漢相羽天與而弗五臣本取冠沐猴而

縱火善曰史記容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

銑曰項羽既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

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彌猴也此所謂天與不取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五臣

本無也字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重天

之顯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  
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向曰上貫感市閭  
三光謂高祖下及九泉謂項羽豈可相喻也

之菽留井歎尸韓之舊處蒸善本屬號而守闕  
人百身以納贖時喻反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許居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温思  
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



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

說文曰葢麻蒸也然葢井即渭城賣蒸之市延壽被誅丞

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如可贖

文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

魏驥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開物成務莊子襄公之

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御史問事東

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稟議官

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弃

市吏入數千送至渭城葢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岳言延

望之將案驗延壽郡吉止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

延壽雖有專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志私安

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

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

到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造

羣善善湊而必舉

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

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

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諭如也王命論曰英雄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番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

舉也齊曰造至也長山漢高陵也高祖

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

存威格乎天

區亡墳掘勿而莫御臨掩坎而累抃步毀垣以

延佇

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

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

復西京園陵兩雅曰掠蓋也郭璞曰謂復蓋王逸楚辭注曰

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

德至于天地崩亡則墳窟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

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

越

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

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

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莫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

聲之貌也冥靜也

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

無以褒

弔爰絲之正義

五臣本作義

伏梁劍於東郭



漢書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正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

善注訊景皇於陽丘奚五臣本信譖五臣本而

矜譖墮五臣本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

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五臣本無

計茲沮善而勸惡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

善曰如其事曰訊如誣曰譖爾雅曰戲

譖也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

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又曰晁錯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

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計謂不

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

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銑曰陽丘景帝陵

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

弔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盎

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

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譖謂聽爰盎之計也矜譖

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聽盎

之譖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引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者勸天

下為惡者此孝元於渭瑩執太世尹以明貶善曰漢

誠可恨之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闔尹之咎穢

我明德帝昭曰咎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曰咎毀也何休

公羊傳注曰貶損也襄夫君之善行

石顯也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

廢園邑以崇儉善曰漢書曰廢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

置縣邑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廢耳夫君即元帝過延門而責

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

鞠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

鞠日有飲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

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

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

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日勤毛

長詩傳注曰勤告也

休音大淫壁之



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漸貽漢宗

以傾覆善曰小雅曰徂怙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官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向曰怙縱也舅氏篡弒之漸自刺哀

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考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借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瞰

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考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借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瞰

終古而不刊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考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借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瞰

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歎厥父之篡逆蒙

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燭五臣本以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善曰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謀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合葬故曰孤墳齊曰瞰驚橫猶而旋軫歷敞五臣本邑

之南垂善曰番禺開中記曰秦作滑不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良曰橫橋橋名旋軫還車也樊邑自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

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步之屈勿竒疏南山以表關倬卓樊川以激池

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

義兵紛以交馳宗桃吐汗烏而為沼豈斯宇之

獨隳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銀水流為秦川一名笑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記由余曰後思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儻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祀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汗與洿古字通方言曰隳壞也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後鬼神營之亦猶不可況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涖焉言秦宗廟尚汚為涖况是宮能不隳壞乎

**偽新之九朝誇**善本**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大下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比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者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誦六藝以飾奸焚詩書而面牆心**也翰同善注

**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善曰漢書曰王莽樂經徵天下通一教皆曰誦

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十一官所藏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孝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向日莽誦六藝以飾奸詐秦焚詩書而取

**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面牆為思不同同歸於亡

**中興**善曰宣紀贊曰可謂中興與侔德殷宗周宣矣良曰宣帝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

**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

**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善曰漢書曰漢

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連號曰史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係子王夫入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坐也詢



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訓之古夢毛詩傳曰隱痛也  
 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  
 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名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一齊  
 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囚園其色養之心不軒  
 故於敘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  
 人慕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矣王母即  
 宣帝母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  
 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宣帝名憑  
**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  
 安圖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  
 也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善曰曹植閑  
 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日  
 北至而合東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遊日漢書曰盤屋  
 有五柞宮也翰曰清暑五柞皆漢宮觀名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善曰漢書  
 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銑曰乃有昆明池乎其  
 交渠漕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

**中其池則湯湯傷汗汗混養彌漫浩如何漢**善曰

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  
 吏穿昆明池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清池  
 洋洋滇野森漫又曰泓澄齋滌滌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  
 賦曰布漉漫汗滂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沓

**天出入乎東西**音先**旦似暘谷夕類虞淵**善曰

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蒙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  
 拂于扶桑楚詞曰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  
 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銑曰麗昔豫章之名字披

**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五臣本**天漢列**五臣本**牛**

**女以雙峙**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三輔黃  
 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

渚楚詞曰臨沅湘之玄淵善曰儀謂去象之也西都賦曰左  
 牽牛而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  
 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儀**固**五臣本**萬**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



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五臣本觀

今數仞之餘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

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濟曰其謀欲使高

代不毀而纒經百餘年而便摧落穆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

壞六有數振鷺于飛鳥躍鴻漸乘雲頡頏胡隨流

澹徒感澆仕湛灑仕提驚馬波唳所唳直陵五臣本

英渠屬反善曰蜀都賦曰其中則有振鷺鶴鳩毛詩曰振

鷺于飛爾雅曰舒尾鷺毛詩詩傳曰鳥水鳥又曰大曰鴻

小曰鴈周書曰鴻漸于陸魏都賦曰羽融頡頏毛長詩傳曰

飛而上曰鵠飛而下曰頊南都賦曰嚶嚶和鳴澹淡隨波上

林賦曰澆澆實陸字林曰澆灑灑小水聲也西京賦曰散似鷺

波上林賦曰唳唳青藻薛綜東京賦注曰菱菱也茨雞頭也

良曰振鷺鳥鴻皆鳥名漸進也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

鳥聲澹淡浮兒翰曰灑灑出沒兒唳唳鳥食兒菱菱草名

華蓮爛於淥五臣本沼圭曰蕃蔚平翠激善曰

草心也激波際也力奄切伊茲池之肇穿肆水單於

濟曰蓮蕃皆草名激水際荒服志勤善本遠以極武良無要五臣本於後

福善曰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

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

遂仍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

要邀也

向同善注

而菜蔬毛實水物惟錯乃有瞻平原

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善曰西都實曰華

物惟錯字書曰瞻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二宜故

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光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翰曰此中

物產豐平原陸先時毀之今更復也長草也凡厥寮司

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楫接權收畧

五臣本課獲引繳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善曰論語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所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多少也

銑曰百寮主司能使人家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徒

漁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之婚姻以時愁人亦為樂也徒

觀其鼓柁五臣作拖迴輪灑釣五臣本投罔五臣本

垂餌出入挺义初加切五來往善曰言欲迴輪必先

今江東人呼柁為軸舊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縴也輪或

為編毛蕙詩傳曰緝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义取魚义也西

京賦曰义簇之所撓掬濟曰拖船織經連白鳴榔郎

尾輪鈎鈎鈎鈎魚餌以刺魚

厲響貫鯢罵歷尾制手折三牽兩善曰織經連白

連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

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

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罵猶繫也書曰於是弛青鯤

於網鉅解頰鯉於粘微善曰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

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

著也女廉切徽大索也言魚粘於網故曰粘微

曰網鉅鈎鈎也微網也有華魴躍鱗素鯁揚鬣善曰

右鉤及著網者皆解取也

西京賦注曰鬣脊也濟曰魴鱗皆魚

各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鬣言魚尚生

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私霍霍善曰周禮

玄曰鑿者割烹煎和之稱毛詩執其鑿刀良曰鑿人

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鑿刀上鈴刀若飛謂疾

也應刀刃而落於俎器

中霍霍霍霍非細淨兒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

去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喻迴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善曰傳毅七激

為鮮薛君韓詩章句載設也以御賓客左詩傳南方有魚遲之

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

大宗路以女樂魏子將受閭及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

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天得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  
辭梗人賒廣雅恬泊靜也老子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欲而民自朴翰曰紅鮮鱠之色載成遲待也言鱠初成質  
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餐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  
小人之腹為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善曰言將還也策馬過也  
茵車中葦也毛詩文茵暢轂楚辭新沐者徘徊豐鎬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銑曰整衣冠將還也  
五臣本如渴如飢心翹慙五臣作勤以仰止不加敬  
而自祗善曰鄧部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待也毛詩高山仰止禮記宗廟之中未  
施敬而人敬良曰鄧部水名如渴如飢者豈三聖之  
思賢人而仰止之雖無所加敬常自祗懼也  
敢夢竊十亂之或希善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述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箕一人謂文母也廣雅希度也向曰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十亂

或欲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鄙五臣本惟高及豐

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

其一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曰作邑於鄧又曰宅是錫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雅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豐高之節固大其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天永惟此邦云誰之識下無有二心之人推其一也

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贏鋤以借子夜父訓秦

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閑田沾五臣本姬化而生

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而愧而訟息善曰言誰之

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也極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獲鋤慮有德絕

大卷一 三九



奇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開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老讓路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

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

化而人情

有異耳

遷下猶

善本無

鈞

善本

之埏

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鈞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一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戎馬生郊

善曰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必割實存操

平刀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

之升降隨

政隆替

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

杖

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

雖智不能理明不

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

雖賞之不盡其情自絕營欲

力結反善曰言已雖無



心無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  
字非也 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之心庶幾免于  
罪戾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  
也 來哲以通情 向曰至如禮無化  
人非我能力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

###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一

###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李周翰

何 註

### 遊覽

### 登樓賦

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富陽  
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 王仲宣

善曰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  
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

之荆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  
國建為侍中卒 良曰魏志 王粲山陽  
高平人少而聰惠有大才仕為侍中時董  
卓作亂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  
城樓因懷歸而有此作  
述其進退危懼之情

###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

五臣本 日以銷憂 善曰

馬 銜



顯志賦 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孫子多暇日

者其出入不遠賈逵國語注暇閉也暇或為假楚辭

遷浚次而勿驅聊假日以銷時邊讓章華臺賦冀彌日以

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假古雅切翰曰時天

下喪亂逼迫無暇放假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敬而

借此日登樓而四望善曰西

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余之長洲善曰西

雖斯宇之既坦李尤高安館銘增臺顯敬禁室靜幽

韻篇敞高顯也爾雅仇匹也挾猶帶也山海經荆山漳

水出焉而東南至于睢漢地理志漢中房陵東山沮水

所出至郢入江睢與沮同濟曰斯宇則此樓也敞高仇匹

也謂明高少匹也漳沮水名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

言樓在其傍若挾而倚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陸道也孟康漢

書注沃灌既也爾雅彌終也謂終極也盛弘之荆州記

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

雅郊外曰牧荆州圖記富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

樓則見所謂昭丘銑曰沃灌天彌連也陶鄉名郊外曰牧昭

丘楚昭王墓華實蔽野禾稷芻豢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曾何足以少留善曰春官秋文羅鉤春致其時華實乃

注一井為詩楚辭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曾不得乎少

留說文曾謂辭之舒何曰言此雖高明寡匹川原可

賞然非吾鄉何足停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楚辭



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爾雅山小而高曰岑

濟曰軒檻樓之欄也荆州在帝鄉南故向北開襟思故國

之風而極目遠望為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

荆山所蔽終不復見善曰透迤長貌爾雅迥遠也韓詩江之漾矣不

深善曰透迤長貌爾雅迥遠也韓詩江之漾矣不

也漾以上切翰曰透迤長貌脩長迥遠也漾大水

也言歸路長遠川大濟深以喻時之險難莫能遂濟悲舊

鄉之壅五臣本作擁字隔兮涕橫墜而弗禁平昔尼父

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善曰楚辭忽臨睨夫舊

位之橫集左傳孔丘卒公誅之曰尼父無自律論語子

在陳曰歸歟歸歟向曰謂喪亂擁隔也悲涕流下而不禁

哀也孔子在陳絕糧歎曰歸歟歸歟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

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善曰左氏

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善曰左氏

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善曰左氏

曰樂操士風不忘雅也史記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實

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

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

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

且楚聲人往聽之德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

聲者哉窮謂鍾儀達謂莊舄論語小人懷土孔安國曰

懷思也呂氏春秋道德於此窮達一也翰曰楚人鍾儀

為晉所縶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侯曰樂操士風不忘木也

遂釋之莊舄越人仕楚在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

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

其

未極其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懼匏瓜

萬若弗云來左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杜預曰逸詩也爾雅極至也賈逵國語注觀望也冀

與觀同尚書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

道也薛君韓詩章句騁馳也銑曰黃河清則聖人出祭

苦天下反亂故云日月逾邁河清未極期也冀宇

內清平假借帝王之高道馳騁才力以為輔弼

懼匏瓜

馬

瓜

瓜

瓜

瓜

瓜

瓜

瓜

瓜

瓜



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善曰論語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

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翼往往而得祿周易井渫不食為我心則鄭玄曰謂已浚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不事君也張璠曰可為則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

曰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井渫者井不停汚不為人食蓋喻修身全絜畏時君之不用

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善曰毛詩衡

遲楚辭步徙倚而遙思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蹙慘與蹙古字通楚辭江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遠也者相命也向曰棲遲猶優遊也言於樓上行步優遊迂徙倚立白日將沒風聲並起慘慘顯色言鳥獸

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切

怛而怛善曰原野闕無農人但有征夫而已

詩駢賦征夫廣雅怛傷也勞心怛猶切怛也丁達切故原野無人時既離亂故征夫未息

循階除而下降兮詩勞心切切毛萇曰憂勞

氣交憤於匈臆夜參半而不寐兮左傳注交

側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除樓階也

言參分也韓子當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詩耿耿不寐易勿九盤相利居貞廣雅盤相不進也

詩既轉反側濟曰循復也階除樓飛道也降下也言曰既夕將復飛道而下彌增憤氣滿於匈臆也參及也盤相反則皆不安貌謂夜及半不寐情思不安

遊天台山賦善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

孫興公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

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稍遷散

馬



駙常侍領音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  
筆之士綽為其冠 補曰孫綽為永嘉太

守意因使圖其狀遙為之賦賦成示友人  
長住因使圖其狀遙為之賦賦成示友人

范榮期榮期曰此賦擬地必為  
金聲也此山在會稽東南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

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比是玄聖之所遊化靈仙

之所密宅 善曰廣雅秀異也方丈蓬萊昔海中各山  
爾雅高平曰陸謝靈運山居賦注天台四

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  
是定光寺諸佛所降高仙公山也 向曰方丈蓬萊四明並

山各玄遠也言此山皆遠 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

聖神仙之所遊居變化 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

五岳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真奧其路幽

迴 善曰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 東京賦備致嘉祥  
埤蒼曰瑰卓珍琦也 爾雅大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

衡山為南嶽常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真  
奧者真冥深奧也幽迴遐遠也 良曰瓌富謂珍美之寶靈

異之物多也所以不次五嶽之數不載祭祀  
之常典者蓋以深奧幽遠道路所不致 或倒景於重

溟或匿峯於千嶺 善曰重溟謂海也山臨水而影倒故  
曰倒景 補曰景影重深溟海匿

藏也直上孤立曰峯平高而長曰嶺言此山俯以臨深  
海山影倒在水中其峻峯平遠在嶺後故為千嶺所蔽 始

經魑魅之涂罕踐無人之境 善曰魑山神魅怪物  
其道幽遠而無人 鈇曰始初卒終塗道也魑魅 舉世罕

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各標於

奇紀 善曰劉兆穀梁注 奉畫也 楚辭奉世皆然將誰  
尚書曰傳精猶意以尊謂之禋 廣雅絕滅

也篇即常典也 廣雅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 向曰禹  
定高山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內經山記所說

五



剡東南有天台山  
故云各標奇紀

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

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

五臣本  
作焉

能輕舉而宅之

非夫遠寄可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

之

善曰列仙傳

赤松子好食松實絕穀孔安國尚書傳

曰米食曰粒音立 列仙傳譜吞水瀨茹芝莖斷食休

糧以除穀氣

廣雅茹食也讓慮切 楚辭願輕舉而遠遊

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真篤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

濟曰粒穀茹食也芝草食之可仙者緯使圖書此山觀

而慕之故云豈虛也哉言實美也真幽搜求篤厚也言非脫

遺世事耽翫高道絕穀食芝者何能居之 余所以馳神

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

善曰 莊子

老聃謂崔暉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 王弼周

易注 若翫也 暉音劬 翰曰宵夜興起也 緯志好此山晝

夜不捨故云晝詠夜起低首仰首之

方解纓絡永託茲

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善曰方猶將也 纓絡以喻世網也

丈曰嬰繞山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歸田賦曰 揮翰墨以奮藻 良曰解脫也 纓絡紫纒也奮發藻文也言

將脫去俗理之繁纒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 之極也故聊復發於文詞以散長想之懷

太虛遼廓而無閼

代 魚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

川瀆結而為山阜

善曰太虛天也自然道也無閼謂 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

然之妙一而生萬物 管子虛而無形謂之道

忽荒 老子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

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 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 阮籍

通老子論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老子三才萬物融猶銷也 班固終南山賦流澤遠

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翰曰太虛混氣也遠廓廣遠也妙

謂妙理有謂有形言混氣廣遠無所限閼運動自然之妙理

是乃萬物有形混氣融者為水 結者為山瀆亦水也阜亦山也

嗟台嶽之所 五臣本 無所字 奇







謂為道疆界也法華經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翰曰志所  
專至無意不明無為不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霞起而立標  
望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梁也韻靈靈驗而  
之上故云界道二音則赤城瀑布也兆跡也

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

福庭善曰楚辭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  
曰因羽人於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

人之國不死之民濟曰見此山靈驗神思遂往而忽行也  
仍因也羽人仙人也言因仙人於丹丘尋求不死之庭謂求

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

常戀暢超然之高情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  
淮南子掘崐崘輪虛以下地中有層

城九重老子域中有四大漢書音義暢通也

被毛褐之善曰七

森林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嶠之

崢嶸濟槽溪而直進落五田少而迅征善曰七

渴未暇此服也金策乃錫杖也鈴鈴策策

嶸山高貌顧愷之啓蒙記注天台山次純油溪

運山居賦凌石橋之莓苔越槽溪之紫紆注曰所居住來要

經石橋過槽溪人迹不復過此槽字雌雄並酉留切落邪行

也五界五縣之界也孔靈符會稽記此山舊名五縣之餘

地五縣餘姓鄭句章劍始寧服漢書注鄭音銀向曰

披服也毛褐羽衣也金策錫杖並仙人所服用也森森衣兒

鈴鈴策策也落經也荒榛深林也峭嶠高峯也蒙蔽林密兒

崢嶸峯高兒迅疾也槽溪溪名至深險阻也五界峻道各言  
齊此險阻經峻道而疾行

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  
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  
葛藟之飛莖踰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善曰  
善曰長生也西京賦閣道穹隆縣空石橋也顧愷之啓  
蒙記注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



冥之間登丁鉅切冥幽深也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

會稽記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

逕絕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斧帳墨屏之不坐莓音梅

顧愷之啓蒙記齊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之莖

詩南有樛木葛藟纒之木下曲曰樛居虬切藟力思切

爾雅文蘿兔絲國語注援引也漢爰盎諫上曰臣

聞千金之子坐不主堂老子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

洲記挂英流丹服之長生翰曰懸磴石橋也絕冥深澗也

此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澗又有莓苔生於石上

甚滑也有石屏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

行又把攬樛木之蘿攀援葛藟之莖然得進度雖一冒垂堂

之險乃可永保神仙之道樛木長木也契誠於幽昧履

也蘿附木而生有蔓者葛藟葛蔓也

重險而逾平善曰幽昧謂道也鍾會老子注幽冥晦

信不欺於幽昧神明之道則雖向曰契結逾其也言結誠

尾履此險而其於平道之易既克隣五臣本於九折

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

善曰言其道峻曲北切有九也杜篤首陽山賦九折委靡

多艱韓詩道威夷大者也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

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目明也說

尚書從容以和濟曰威夷長兒脩長也寥朗從容寬曠

閑樂兒言山道曲折有九既能濟之則長路威夷而通恣心

目任緩步自覺藉藉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

寬曠閑樂也藉藉夜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

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嗒嗒過靈溪而一濯

疏五臣作疎煩想於心曾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

遊蒙道義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善曰以草薦

楚辭春草生兮萋萋杜篤首陽山賦長松落落若卉木蒙

蒙裔裔飛兒爾雅嗒嗒和也謂聲之和也靈溪溪名

廣雅濯洗也賈逵國語注疏除也因一濯而假言也六

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道而未能盡故曰遺中論六

塵色聲香味觸法淮南子注旋流深淵也身意皆淨

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已善行故曰遊大智度

章



論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 禮記昭然發蒙五蓋或

為神表義農伏義神農也 廣雅軌跡也 躡履也二老

老子老萊子也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

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閼闕今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乃

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 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

篇言道家用脩德而養壽也 劉向別錄老萊子古之壽

者 齊曰藉鋪織細蕩洗軌迹玄大也萋萋草美兒落松

高兒裔裔鸞鳥飛兒噫嗚也此山有靈溪之水疎條煩俗

之想旋流深淵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聲香味觸

去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皆洗蕩於深淵啟發於天

中盡已除矣義農二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 善曰毛詩曰

老皆有高道故追之 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 爾雅

遠至也 十洲記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

數萬人 翰曰迄至也再宿為信言 雙闕雲竦以夾路

上下兩宿至于仙都也都猶聚也 雙闕雲竦以夾路

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 五臣作 玲瓏於林間玉

堂陰映於高隅 善曰顧愷之啟蒙記江曰天台山列雙

闕具 十洲記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

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 晉灼漢書注玲瓏明見兒

翰曰闕樓也竦立也雙樓如雲之立夾於路傍高臺在於天

半若懸之在空而居也玉堂深邃故云陰映高謂在山之高

處東南 彤雲斐亶以翼其樞 皦日炯晃於綺䟽 善

曰偶 斐亶文貌亶亡匪切翼猶承也樞窓闔子也 毛詩有如敷

日皦公鳥切炯晃光明也 李尤東觀銘房闕內布綺䟽外

陳 薛綜西京賦注疎刻穿之也然刻為綺文謂之綺疎

向曰彤雲彩雲也斐亶文色兒翼扶也樞窓闔也炯晃光

明兒綺疏窓也彩雲若扶 八桂森挺以凌霜 五芝含

秀而晨敷 惠心風佇芳於陽 林醴泉涌溜於陰 渠

善曰山海經曰桂林 八樹在賈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

大也賈隅音菴隅 神農本草經桂葉冬夏常青不枯 又

赤芝一名丹芝黃芝 一名金芝白芝 一名玉芝黑芝 一名玄

芝紫芝 一名木芝 馬衍顯志賦食五芝之茂英 邊讓章

華臺賦惠風春施 寧猶積也佇與寧同 詩傳山南曰

陽 鄭玄周禮注陽林生於山南 史記崑崙山上有醴泉



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比之渠  
八樹挂叢主也木林然主生凌霄霜不凋芝草藥也五者青黃赤  
白黑皆含秀吐榮而布於晨朝惠和佇起  
建木滅景於  
芳春也陽謂南陰謂北也林有花故香

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  
善曰淮南子建木在廣都  
而無響音蓋天地之中也  
山海經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  
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正樹琪樹璀璨珠垂貌珎  
羽俱切璀璨七罪切  
齊曰景影也建木木名天帝所從上下  
處此木日中無影故云滅景也千尋言木高也八尺曰尋琪  
樹下樹唯  
燦光色也  
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  
善曰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  
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土見之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臨山頭  
楚莊王曰有鳥不非蜚蜚乃冲天  
百法論并及八輩應真僧  
然應真謂羅漢也  
大智度論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  
杖經傳佛像  
翰曰王喬仙人應真得真道之人執錫杖而  
行於虛空  
騁神靈  
五臣  
之揮霍忽心出有而入無  
善曰

言象仙所登正道一故能騁其神變出於無有而入無為也  
淮南子出於無有入於無為  
向曰揮霍變易見言馳騁神  
思有若執轡而遊十尺疾也變易不常出  
於是有遊覽既用  
有為之地或入無為之境言自然

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  
善曰  
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故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故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  
者而已  
郭璞曰馬以過分為害  
歸田賦與世事乎長辭  
朝曰黃帝於襄城下見故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為  
天下何異乎故馬去其害馬今嗜  
投刃皆虛目牛無全  
故已除亦猶害馬去羣矣捐棄也

疑思幽巖朗詠長川  
善曰  
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廣雅疑止也朗猶  
清徹  
翰曰庖丁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  
骨節但以神為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妙無  
所疑思亦如此也  
即高也疑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思坐於幽巖高詠臨於長川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善曰  
文選十一

文選十一



**寒**善曰楚辭 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午

氣也寒收也言海氣蔽日至 **法鼓琅以振響音眾香馥**

以揚煙善曰法華經 擊大法鼓 燒眾名香 **肆觀**

**天宗爰集通仙**善曰天尊謂老君也通仙謂眾仙也其

也言將見天尊乃通集諸神仙人也 **挹以玄玉之膏**

**漱以華池之泉**善曰 詩傳曰挹斟也揖與挹同

**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善曰象外謂道也周易

兄侯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故蘊而

之說也維摩經 鉢曰道經云大象無形此無象外 **悟遣有**

**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善曰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

而不盡覺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言皆滯於有也說文

於無足以為道矣及此乃悟用智遣有終無盡理以心涉無

昔之非今 **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善曰言有

乃是有也 釋典泯色空以合其迹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

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

受想行識識空為一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

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 王弼老子注九有皆始於

有為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 王弼曰

者泯然如一忽自遣 **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 卻敬與與謝慶緒書論二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與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 翰曰一名謂有無也此兩者同出於心而異其名今若釋去其有以從其無固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希無色也聽之不聞名曰夷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也幡則成三無則歸一并消 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 善曰夫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不言 莊子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 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銑 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 曰既得其道語默自齊 然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 孝經鉤命決地以舒形萬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 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 翰曰冥猶大也此綽慕道之採

所以此賦多述玄妙之理以託正兀無營見言無營於心同乎自然之道也

### 蕪城賦

四言 善曰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肯皆都焉

### 鮑明遠

善曰沈約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瑱敗為亂兵所殺 翰曰沈約宋書 鮑昭

東海人也至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瑱鎮荊州明遠為其下參軍隨至廣陵子瑱叛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亦叛逆為漢所滅昭以子瑱事同於濞遂感為此賦以調之

灞 弭 迤 以 平原 南 馳 蒼 梧 漲 張 海 北 走 去 紫 塞



鴈門

善曰灞相連漸平之貌

廣雅述斜也平原即廣

承後漢書陳茂常渡漲海

漢書注走趨也

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有鴈

門郡 翰曰灞也相連兒蒼梧地

以崑岡重江復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

善曰廣雅

漕渠邪溝也

左傳吳城邪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

說文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崑岡廣陵之鎮平也類車

軸之持輪 河圖括地象崑岡之山橫為地軸施或為陸軸

或為袖南臨二江曰重紫江南曰復 蒼頡篇隩藏也

陽記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 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

莊 濟曰拖舟具也引水轉穀曰漕軸車也崑原岡也言舟

浮於漕渠車行海原岡隩要也南有二江以為關要故

曰重江復關道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也

昔全盛之時車挂轉 人加駕肩塵閉撲下地歌

吹沸天 善曰全盛謂漢時 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

曰駕陵也謂相通切也 周禮注 塵民居區域之稱說

文 閉閭也 方言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

軸相挂人肩相倚也塵里也閉里門言閭里之門徧地歌吹

嗑沸 茲 貨鹽田鏗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

天也 善曰聲類 孽蕃也 孽茲古字通 海賦陸死鹽田

妍 善曰聲類 孽蕃也 孽茲古字通 海賦陸死鹽田

鑄錢煮海水為鹽 班固傳資材力有餘士馬最強 向曰孽滋

漢書注走趨也

崔豹古

以漕渠軸

善曰廣雅

漕渠邪溝也

左傳吳城邪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

說文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崑岡廣陵之鎮平也類車

軸之持輪 河圖括地象崑岡之山橫為地軸施或為陸軸

或為袖南臨二江曰重紫江南曰復 蒼頡篇隩藏也

陽記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 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

莊 濟曰拖舟具也引水轉穀曰漕軸車也崑原岡也言舟

浮於漕渠車行海原岡隩要也南有二江以為關要故

曰重江復關道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也

昔全盛之時車挂轉 人加駕肩塵閉撲下地歌

吹沸天 善曰全盛謂漢時 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

曰駕陵也謂相通切也 周禮注 塵民居區域之稱說

文 閉閭也 方言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

軸相挂人肩相倚也塵里也閉里門言閭里之門徧地歌吹

嗑沸 茲 貨鹽田鏗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

天也 善曰聲類 孽蕃也 孽茲古字通 海賦陸死鹽田

妍 善曰聲類 孽蕃也 孽茲古字通 海賦陸死鹽田

鑄錢煮海水為鹽 班固傳資材力有餘士馬最強 向曰孽滋

漢書 王亢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 向曰孽滋

鏗削也此邑人滋化員在於煮海為鹽削銅鑄錢勇才壯

力以競雄富士人也言人馬皆尚精華妍麗以為常也

能修秦法佚周令割崇墉剗濬洫圖脩世以休

命 善曰聲類 多侈字也軼過也佚與軼通 西都賦覽秦

制跨周法 字林注刀曰割剗謂除消其土 周易剗

木為舟 薛綜西京賦注墉謂城洫池也 左傳北宮文子

曰其有國家令問長世 尚書俟天休命 春秋元命苞命

者天之命 良曰佚過割開墉城剗鑿圖謀脩長休美也

言奢侈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世之美

李漢

李漢

李漢

李漢

李漢

李漢

李漢

李漢

李漢

李漢



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寒烽櫓之勤格高

五嶽袤廣三墳崒若斷岸直直似長雲製

磁石以禦衝糊頰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

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

而豆分善曰鄭璞曰三蒼解詁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

氏傳注堞女牆也殷盛也淮南子大構架與宮室雞棲

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郭璞上林賦注櫓望樓也蒼

頤篇格量度也爾雅大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

嶽常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南北曰表三墳未詳或曰毛詩

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濱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此蓋三墳

崒高峻也直聳齊平也三輔黃圖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

者止之廣雅衝突也字書糊粘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

頰赤也七啓曰耀飛文說文曰為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

基局汎論城闕猶車稱軫舟謂之艦耳非獨指局也固護言

牢固也王逸廣陵郡圖經郡縣吳王濞所築然自漢迄于

晉未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漢書賈誼疏高帝瓜

分天下王功臣翰曰板築築城也一雉長三丈堞城上

短牆也非幹樓也櫓却敵也格度也表周迴也言格度高於

五嶽諸侯之城周迴之廣雖讀三墳之書見列國之製亦無

此者崒高見直也磁石脅鐵故以為門有懷刃者則脅之

使不得過故云禦衝糊粘也頰壤赤土也以黏和之飾壁故

云飛文固護牢固也五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雖曰牢固

竟以土滅荒蕪無若此其土地如瓜之割肌各為吞食如豆之

出茨忽澤葵依井荒葛胃塗墻是維虺

以分散鬪麇居筠五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高雨

嘯昏日見晨趨善曰王逸楚辭注

曰蜮短狐也公羊傳有麇而角劉兆曰麇麇也麇與麇音

義同鼯鼯鼠也說文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楚辭九歌有祭

山鬼漢書蘇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父城

育狐兔高墉多鳥聲左傳豺狼所嗥

苔也胃繞壇堂羅列虺蛇也昔日堂構階庭之盛今並為荒

草所蕪蟲獸鬼魅遂焉以為窟宅嗥嘯風雨昏曉為常

文選十一

風萍水葵生於池中

毛詩為鬼為蜮毛萇

鬼盛

逼階

齊曰澤葵莓

草

草

草



飢鷹厲吻寒鴟赫亞呼雛伏五臣藏虎乳血餐

膚善曰厲摩也鄭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亡粉切

謂鳥子也字書雛古文暴字蒲到切感或為魁爾雅曰

白虎魁戶甘切翰曰厲猛厲也吻嘴也雛鷓雛也暴虎虎

很也言飢鷹猛厲開張其嘴志為貪勇將有所擊鷓雛非梧

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鴟得腐鼠鷓雛過其上

鳴仰而嚇之此喻臨海王為逆自恃其威亦崩榛塞路

猶鷹貪而鴟貪也又若虎狼暴猛害人血肉善曰服虔漢書注

嶢嶢古嶢白楊早落塞草前衰善曰服虔漢書注

廣雅嶢嶢深冥也詩肅肅兔置施于中嶢薛君曰中嶢

嶢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崔豹古今注曰楊葉圓李陵書

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塞或為寒翰曰嶢嶢深暗兒

嶢道也榛叢木崩摧塞絕人行路古道深暗塞猶荒也稜稜

霜氣軟軟五臣本作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

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善曰稜稜霜氣嚴冬

之貌軟素鹿切無故而飛曰坐飛廣雅灌叢也

注草木交曰薄向曰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明

遠自喻客遊也坐飛謂忽然而飛喻戎馬起也水草通池

雜生曰灌莽也杳杳遠貌叢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

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

疑思寂聽心傷已摧善曰通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

楚辭注埃塵也天台山賦

疑思高巖銑曰通深夷若夫藻高黼帳歌堂舞閣

之基琤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

魚龍爵馬之玩比目薰歇燼滅光沈響絕善曰藻高

也相如美人賦芳香芬烈黼帳高張琤淵玉池也碧

樹玉樹也楚辭吳歛蔡謳漢藝文志有齊歌秦歌

京賦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跋跋爵馬同響

氏傳注薰香草也又曰燼火之餘木齊曰藻黼謂雕畫

也弋林射鳥之處釣者之館觀魚之所也吳蔡之女善歌吟

齊秦之女善箏瑟魚龍爵馬皆假為飾以為玩樂而今皆芳

之貌軟素鹿切無故而飛曰坐飛

廣雅灌叢也

注草木交曰薄

向曰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明

遠自喻客遊也坐飛謂忽然而飛喻戎馬起也水草

雜生曰灌莽也杳杳遠貌叢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

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

疑思寂聽心傷已摧

楚辭注



香已歇化為灰燼華

東都妙姬南國麗

五臣作佳

人蕙心

統質玉貌絳唇莫不埋冤幽石委骨窮塵豈憶

同輦

五臣作輦

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

善曰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

洛多妖麗玉顏伴瓊粧然京洛則東都也

曹子建詩南國

有佳人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

好色賦腰如束素蘭蕙同類統素練名文士愛奇故變文耳

宋玉笛賦 賴顏臻玉貌起 揚雄蜀都賦恍朱顏離絳唇

委猶積也 魏志明帝悼毛皇后有寵出入與帝同輿輦

長門賦期城南之離宮 統曰蕙香草喻美也統輕細綺也

玉貌白如玉也絳赤也言妙姬佳人嬌美之心輕細之質白

貌赤唇皆已化矣豈知同由下之遊以為樂閉在深宮以為苦

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

善曰韓詩外傳 孔子抽琴之按軫以授子貢 廣雅命名也

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遺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

操 翰曰人皆樂生而哀死故吞恨者多 歌曰邊風急 臣

命操猶述志也言述其所志而為是歌

平作 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

盡兮何言 善曰周禮 九土大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

徑道也言人屋室遷毀行道 荒蕪而丘隴亦已摧殘言

歲已久矣千年之間變改萬代皆已共盡今復何言

宮殿

魯靈光殿 井序

王文考

善曰范曄後書 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

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

見延壽所為其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

死時年二十餘 統曰范曄後漢書云王

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

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

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

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

至二十四過漢仁溺而死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

也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傳程姬生魯恭王餘初恭王始都

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其兆而營焉載曰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

基兆而營焉善曰漢書恭王徙魯好治宮室詩命

上下國韋昭國語注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上國故諸侯為下國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釐公釐

與僖同爾雅兆域也向曰凡諸侯歸國曰下國兆始也僖僖公言因僖公之始跡而營此殿

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

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

保漢室者也載曰突唐突也詩昆夷突矣未央建章西左氏傳注隳毀也歸然

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大軌切廣雅意疑也銑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篡

也隨心發也言靈光高大堅固而獨存者將為神明支持以保漢室令其後興

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此殿

甯陬齊曰規矩方圓也上應甯甯之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

而貽吏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也載曰南鄙荆州

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儒視曰貽本為藝而來見此驚也見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翰曰文考客於荆州故

視也言見靈光神異而驚視將欲慕詩人感物之美故云觀藝貽驚

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

聲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詩我有嘉賓德音

孔昭韓曰頌僖公立路寢曰清廟奕奕功績存乎辭辭則



頌也德音昭乎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

何述焉向曰言事物必以賦頌宣而明之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

紹伊唐之炎精

載曰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

知欽明

詩睿哲維商

書放勳欽明

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

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

尚書傳熙庶也

詩紹純熙矣

神務曰慶都生伊堯

李尤德陽殿賦若炎唐稽古以先

東觀漢記序漢以炎

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鮑云

曰社稷復有炎精更輝

翰曰粵語辭也餘注同言漢能繼明盛五代

大漢之德繼惟堯之炎精劉焯後

故云紹唐漢火德故云炎精

宙而作京極於皇極以創肇

載曰

易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其嘉之會也天所

明之道而天下太寧皆謂初漢之盛時

善曰方言曰張

小使大謂之廓鄭玄周易注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

周易聖人以神道設教

銑曰尚頤衢道元大亨通廓闡故布皇大極中協合寧安

也言漢氏賴天道大通開宇宙而作爲京室布

於是百姓

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

善曰尚書曰

曰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

爾雅命告

也毛詩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錫介珪以侏瑞宅附庸而開宇

載曰

則恭王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爲瑞信又以

爲寶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侏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

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之山川上田附庸又曰大

啓爾宇爲周室輔也附庸者言其庸稅貢賦附於大國言賜之珪珪使敬寶其







礎五以璀璨赫燁燁亦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

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載曰皆其形貌光輝也威神

礎高貌璀璨聚眾材飾貌燁燁光明貌燭坤光照下土積石山名

宮大帝室也翰曰汨高也礎礎峻兒璀璨雜綵色也赫燁

盛貌帝室天上紫微宮威神言驚人也高峻言雜綵之色燁

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

閭闔方二軌而並入載曰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

朱闕巖巖二軌謂容兩車也鄭玄禮儀注方併也周禮

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儻仰顧眄東

西周章載曰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言曰尚書

乎浩浩汗汗流離爛漫皓壁皜曜以月

照丹柱歛翕絕許而電挺戰霞駁雲蔚若陰若

陽霍霍濩濩燐燐亂煒煒煌煌載曰若壁皜曜至若

善言曰皓皓汗汗光明盛貌皓皓古老切汗古且切流離爛漫分

散遠兒皓白也崔駰七依曰丹柱彫牆燁光盛起濩濩至煌

煌言彩色衆多眩曜不定也齊曰彤朱來也彩光也言此

貌皓白兒皓曜白光也歛絕赤色也電挺赤光也言壁之白

處靈泓宏寥寥以崢嶸鴻燿往焜往以燿浪

也大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儻仰顧眄東

西周章傳曰造至也尚書

乎浩浩汗汗流離爛漫皓壁皜曜以月

照丹柱歛翕絕許而電挺戰霞駁雲蔚若陰若

陽霍霍濩濩燐燐亂煒煒煌煌陰若陽言其色狀也

善言曰皓皓汗汗光明盛貌皓皓古老切汗古且切流離爛漫分

散遠兒皓白也崔駰七依曰丹柱彫牆燁光盛起濩濩至煌

煌言彩色衆多眩曜不定也齊曰彤朱來也彩光也言此

貌皓白兒皓曜白光也歛絕赤色也電挺赤光也言壁之白

處靈泓宏寥寥以崢嶸鴻燿往焜往以燿浪



閨浪善本 颯善本作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燿燿燿

陰夏向北之殿也韋仲將景福殿賦陰夏則有望舒涼室

亦與此同靈寢寢嶺崇崇皆幽深之兒颯蕭條清涼之兒

曰陰夏謂向北屋也言將隱處於中則或深邃或寬明其清

涼之氣如秋雲秋雲私象竊嶺深遠兒鴻燿燿以燿燿

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音 雷應其若驚音五巨作

耳嘈嘈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駢密石與

琅玕齊玉璫與璧英五巨作英 而目不正也琅玕珠也似玉

球琳琅玕善曰音簪垂滴瀝繞成小響室內應之其聲似

雷之驚也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 埤蒼曹曹聲衆也

駢並也國語天子之室加密石焉 韋昭曰密密理謂砥也

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為飾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璫璧

英璧玉之英也孝經援神契玉英玉有英華之色 翰曰

凡采閑之室則必多響音故簷溜滴瀝之吉已若雷應之驚嘈

嘈聲亂雜故失聽矍矍視不明貌故喪目精也駢次也琅玕

玉也言次密石以為砌也玉遂排公堦而北入宵詣詣

而掩曖旋室嬖始以窈窕洞房叫窾他而幽邃

載曰言深遠也宵冥也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

閨闔之中徐翰七喻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曲室也

嬖迴曲兒楚辭姱容脩態巨洞房 西京賦望斗窾以經

送鏡曰非門非也宵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景將

暮也諺謂掩曖暝色旋曲也 嬖始美兒窈窕深也洞通也

窾遠也言此殿內更有曲室美麗且深又有通房長遠而幽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猥猥以而發悸

其季反 載曰睡頓厭厭寐寂冥之形也又曰驚斯於此驚也 善曰頓莫耕切又蘇

林漢書注曰蕙蕙懼兒猥與蕙同 說文悸心動也悸或為為欲

濟曰屹特出兒睽睽視不明也勿固不審兒昏微也 履靈翳暗蔽

貌懿凜深窅兒悚悚猥猥皆恐懼也悸心動也言東序與祕持

出而高故視之不明望之不審微暗蔽隱深窅不測神驚心動

也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

紫角子更反 載曰詳謂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又曰

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 善曰 呂氏春秋注

曰結交也構架也 爾雅紫角陳之星營宮東壁也 毛詩

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毛長曰定營宮也 齊曰詳審也詳察

棟宇觀其結構則規矩乎天丈也憲法也紫角 屈九危毀雲

陬星主架屋故此結構之始法之是應天也

起欽峯離樓力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載曰室每二

四角四方為八維并中為九 善曰甘泉賦曰大夏雲譎波

詭離樓衆木交如之兒 長門賦羅華茸之遊樹離樓梧而

相撐 銑曰伍危雲起覆屋兒欽峯離樓衆木相倚兒東序

西廂屋各為三間也四表謂屋覆上四面也表外也八維四

方四用也中央兼八維是為九隅喟亦用也

萬楹聳敢倚磊磊可相扶浮柱

言無根而倚立也 善曰磊磊江大之貌 甘泉賦抗浮

柱之飛樓漂輕貌聳崑不安之貌 蒼頡篇柱枝也 翰曰

磊磊參差差不齊貌言萬柱叢倚今差以相扶持浮柱梁上柱

也豈帶遠也星懸言多也漂浮山也聳崑危貌浮柱高遠而多

相枝柱也

飛梁偃蹇以虹

指揭濂濂而騰湊層

櫺檻累危以岌

曲枅要上紹而環句

構芝栴而攢羅以戢

立枝掌取杼牙而

斜據

載曰芝栴山節方小

木或之掌冒梁之上也各長三

尺掌或作枅字

善曰甘泉賦

上倒景而飛梁

西都賦抗應龍之虹梁

佳馴七依夏

巨遠濂高也音渠

楚辭注湊聚也

說文杼篇枅柱上

方木狀枅櫺為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爾要紹曲貌

談文枅枅上梁 蒼頡篇攢聚也 杼音衆貌 說文掌

談文枅枅上梁

蒼頡篇攢聚也

杼音衆貌

說文掌

直

直

直

直

直

直



柱也。以枅枅參差之貌。詩傳云：據依也。翰曰：偃蹇曲貌。

揭舉貌。蓬蓬衆攢貌。騰合也。言飛梁曲如虹，指舉而衆攢更相合，湊層櫺重斗也。曲折拱也。巖危岌岌，我重危貌。要紹而環，句曲而相連，貌極梁上短柱也。畫以芝草之文，相攢布戢，香聚貌。枝掌梁上交木也。以枅枅相柱而斜據其間也。

**傍夭矯** 表以橫出互黝糾

而搏負 五臣作負 下非蔚以瓘錯上崎 綺蟻蟻而

**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

善曰：夭矯黝糾，特出之貌。黝於糾，切搏負，負荷而攢搏也。非蔚，特起貌。羣錯衆盛貌。非切崎蟻危，嶮貌。注猶屬也。捷獵，相接貌。支離，分散也。縱橫四散也。駱驛不絕，向曰：夭矯黝糾，林木相連，繞貌。橫出於傍，而負搏也。負荷也。搏，猶相負也。下非蔚，以瓘錯謂壯麗而文飾繁雜也。上崎蟻而重注，謂高峻而重警，兩水注溜也。捷獵，次比貌。言凡之次，比如鱗集也。支離謂椽一一而分布，駱驛相連不絕貌。言凡之次，比如鱗集衆林木所施，縱橫相連，各有趨向，言不虛設也。

**爾乃懸棟**

**結阿天窻綺踈** 五臣本 圓淵方井反植荷葉發

秀吐榮茵茵披敷綠在夕紫的 善本作 窻 張 窻 下

垂珠 載曰：天窻，高窻也。綺，文也。踈，刻鏤也。反植者，根

中以爲光耀。爾雅：其中葍珠珠之。負，窻窻也。善曰：周書：明堂

咸有四阿屋四垂也。李尤：東觀銘：房闈內布綺踈外陳

薛綜：西京賦：注踈，刻穿之也。然刻爲綺，文謂之綺踈。

鄭玄：周禮：注植，根生之屬。爾雅：荷其華，茵茵，胡感切。昔

從感切。葍，與葍同音的。說文：窻，物在穴中貌。窻亦窻也。

鏡曰：阿，曲也。懸棟，謂屋下更爲重梁，相結屈曲，以爲天窻。書

以文彩，故云綺踈。又爲方井圖，以圓淵及芙蓉花葉花葉向

下，故云反植發秀吐榮。茵茵，紫的。皆說其花色披敷散敷

布也。綠房，連子也。窻，窻物在穴中貌。言井穴中綴之，似珠下

垂如在。雲氣泉節藻枕龍楠彫鏤 載曰：雲節，畫雲氣

於穴也。雲氣泉節，藻枕，龍楠，彫鏤，爲山節也。枕，梁上

楹，又畫水草之文。龍楠，畫楹，爲龍。善曰：爾雅：楹，謂之節。

郭璞曰：節，楹也。藻，與節同。論語：山節藻梲，包成曰：梲者，梁

上楹，畫爲藻文。鄭玄：禮記注：楹謂之梁。楚辭：仰觀刻鏤

畫龍地。向曰：藻，梁上柱畫，以雲文。枕，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地。向曰：藻，梁上柱畫，以雲文。枕，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捕椽也亦刻  
鑊為龍文  
飛禽走獸因木生姿  
載曰為之形也善

獸或象飛禽  
良曰皆於材  
奔虎攫  
五臣本  
弩以梁倚

乞魚奮豐而軒鬚  
虬龍騰驤以蛇蟺善頤

玉若動而躩  
蹠音尼  
善曰攫弩相搏持也羽獵賦

相著也  
佐舉頭也郭璞曰鬚皆上鬚也  
左氏傳注豐

動貌  
齊曰畫虎於梁也攫舉爪也  
弩以手持也若舉爪持

梁以相倚  
佐奮豐而軒鬚謂勇而舉頭也騰飛驤舉也蛇蟺

盤屈貌頤動也躩蹠動貌言  
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虬

虬龍飛舉盤屈然若動一  
善曰春秋漢合字曰大一之常居前朱雀銜四阿之長衡也

善曰春秋漢合字曰大一之常居前朱雀銜四阿之長衡也  
淮南子格題不辨文字曰騰蛇無足而騰蟻地曲貌蟻力

鳥切蚌巨鏡切  
翰曰峙立也朱雀雀南方神也畫之於

南舒翼而立於衡上衡門上木騰蛇蛇有好文者蟻虬屈盤

貌棲椽也畫騰虬於  
椽上屈盤而連  
白鹿子規結於樽步檻蟠螭宛

轉而承楣  
善曰古王子喬辟曰上子喬參駕白鹿雲中數

之蟠龍  
翰曰樽柱頭也檻斗也子規延首也言柱頭及斗

上皆畫為白鹿而延首也蟠曲螭龍也宛轉落貌楣門額木

一一畫為龍宛  
轉以承之  
狡兔踰負伏於柎側援狻拿椽而

相追  
善曰說文曰踰躡也壯柔切柎音父  
翰曰踰縮足

以手攀而相  
追狻猴類  
玄熊蚺以斷斷却負載而蹲

躑音夷  
載曰躑踞也善曰蚺蚺吐舌貌  
蒼頡篇斷

齒根也  
廣雅躑踞也  
翰曰木上刻作黑熊蚺蚺

吐舌也斷齒出貌躑踞也言玄熊  
齊首目以瞪直眄

吐舌出齒却負載棟梁而蹲踞  
徒眠眠而狽狽  
善曰齊首目以

貌善曰爾雅  
眠相視也莫華切  
說文狽大怒貌  
翰

曰瞪直視也脉脉獮獮亦視貌言所刻畫雜類齊舉首目皆



為眇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已而相對仡欺

視息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已而相對仡欺

若悲愁於危處慄感頓蹙足六而含悴

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

善曰儼雅踞貌 說文踞長跪也欺猥大首也鵬眇如鵬之

形在於高處故云遙集上楹儼雅不動也踞長跪而相對仡

醜也欺猥面狹也鵬鳥觜曲而目深者頓類類而睨睨鼻高

目深之狀悴憂也胡人醜形狹面目如鵬視又如 神仙岳

悲愁處於危苦更若憊但頓眉蹙鼻而含憂

岳 五岳 善曰岳岳立貌 李尤函公關銘玉女流盼而下視 銑曰

於棟間玉女闕窻而下視 載曰神女之

忽眇眇以經首像若鬼神之神髮髯

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

竒怪山神海靈鸞鳥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

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

皇九頭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

下視於人 於意上皆顯窻

驟眇視不明之貌 說文彷彿相似視不誤也誤與諦同

曰驟眇猶依稀也言此形 象依稀髣髴若其形

化不可窮極繆形不同也 淮南子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向曰言此圖畫神怪之物其形各殊故曰繆形也皆委曲得

其物也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 載曰更畫太古開闢之時

考靈耀 天地開闢耀滿舒光 楚辭遂古 五龍比翼人

皇九頭 善曰春秋命曆序 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

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賜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

黃叔黃季黃少並有羽翼分理九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



載曰女媧亦三皇也 善曰列子 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 有大聖之德 玄中記 伏羲龍身女媧蛇軀 向曰伏羲太

昊氏麟身人首女媧 鴻荒樸略 歛狀 睢 許 規 吁 載曰 蛇身人首並有聖德

質也 略野略也 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 盡其形亦質而野 略睢 野質利之形 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

琬琰 鈴曰帝嚳以上林畧有象難傳 西京賦曰睢 野質利之形 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

林曰睢 野質利之形 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 形睢 野質利之形 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

畫之睢 野質利之形 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 衣裳有殊 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

庸周也 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 善曰尚書琬琰 鈴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 銑曰煥炳明也言黃帝帝堯舜

有明德可觀也 庸周也 言軒車冠冕用授賢才而此三代衣 裳亦變易亦 善曰國語

有殊也 下及三后淫妃亂主 載曰皆盡其形也 三后 史之蘇曰昔夏桀妹喜有寵亡夏殷辛妲己有寵而亡殷周迷

衰妲也 亂主則三后也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 之等列七 豫讓 聶政 之等貞女 梁寡昭姜之等 善曰列子

百夏有妹喜殷有妲己周有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 之等列七 豫讓 聶政 之等貞女 梁寡昭姜之等 善曰列子

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 載曰忠臣 屈原子胥 之等列七 豫讓 聶政 之等貞女 梁寡昭姜之等 善曰列子

伏義以來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家語孔 子觀於明堂觀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

發之誠焉 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則有國史書之以示後世善 以為示惡以為為誠 翰曰言盡此聖賢愚暗忠孝貞 於

烈莫不載而敘之於此 殿中以誠時君以示後嗣 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

載曰馳道馳馬之道 旋宮而而 詩傳年不順成馳道不脩 善曰馳道人君所行之道也 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

向曰承接也 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 周而環之 高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 登榭外望復見高樓飛觀觀闕也

言飛者 長塗升降軒檻曼延 載曰長塗升降閣道上下 謹高也 軒檻曼延言長而不絕 漸臺臨池

曰上林賦 長途 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陞 漸臺臨池 道 濟曰軒檻曼延言長而不絕

道 濟曰軒檻曼延言長而不絕 漸臺臨池 道 濟曰軒檻曼延言長而不絕

道 濟曰軒檻曼延言長而不絕 漸臺臨池 道 濟曰軒檻曼延言長而不絕

道 濟曰軒檻曼延言長而不絕 漸臺臨池 道 濟曰軒檻曼延言長而不絕



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五臣作華

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不類

五臣載曰高徑所徑高上至華蓋善曰言重高

作俯視流星九層呂氏春秋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

成之臺楚辭登華蓋兮乘賜谷答賓戲未修天庭而

觀白日揭孽高貌言臺之高自中上而乘日景楚辭流

星墜兮成雨回曰斬臺星言法星而為臺名層高也九成

九重也高大屈曲九重而成屹然高貌的爾分明貌華蓋星

各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皆道也飛者高如鳥飛揭孽極

高貌征行也言飛道極高緣雲上行中坐俯視下見星日

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殿突五臣洞出逶迤詰屈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載曰千門萬戶言衆多也相似如

非正之辟也論語加我數年可以學易善曰漢書

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子虛賦巖突洞房銑曰巖穴

洞出言屈深如巖穴之中通路而出逶迤長貌詩屈曲

貌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謂屋宇之多此極其美且美

宏麗之靡靡非咨用力之妙勤善曰小雅靡靡細也

好也妙勤精妙切勤也銑曰宏大也咨嗟也此歎非夫

其美何大麗細好也楚用人力之妙可謂勤勞

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

承蒼蒼昊之純毅載曰易地勢坤倉昊皆天之稱春

大之中善曰移太常博上曰聖上德通神明漢書

益州刺史王襄聞王褒有俊才爾雅勳功也銑曰勳功

也謂非鬼神之後才誰能剋成此功言寶人力室奇也蒼昊

天也言授地靈之奇勢承上天之大中也地在下故云據天

在上故云承

包陰陽之變化含巨元氣之烟熅玄醴騰涌

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載曰烟熅天地之蒸氣也

善曰荀子陰陽大化易四時變化春秋命曆序

元氣正則天地入卦孝經援神契德至大則甘露降

元命包大樞得則醴泉出烟熅元氣之貌玄醴醴

銑曰言此殿包含陰陽元氣以成之烟熅元氣之貌玄醴醴

直



泉騰涌流貌溝渠也在殿北故稱陰甘露瑞露也被露臻至也言醴泉涌渠而出甘露沾宇而至者並美言之皆非其實也  
**朱桂黝糾儵**於南北蘭芝阿那五臣本於東

西祥風翕習以颺灑激芳香而常芬載曰黝儵姁

貌風之散物如灑如颺然及激灑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颺善曰尚書大傳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斗威儀

曰君秉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儀子虛賦曰

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搖光得陵出黑芝朱穆鬱金賦丹桂植其東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翕習盛貌姁素合切向曰朱桂香木名蘭芝香草名黝儵榮盛貌姁柔

弱貌祥風和風也翕習風來貌颺麗吹草木声激觸此桂蘭之氣常芬然

**神靈扶其棟宇歷辛載而彌堅求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

**珍**載曰詩可傳云言也爾雅彌益也喪服傳天子至尊

高唐賦延年益壽千萬歲曰謂西京未央建章皆隨壞而此殿獨存若神靈扶持以保漢祚也社善也至尊天子也凡君之服用居處皆曰御此利諸侯之居踰於制度過崇奢侈故云實至尊之所御也孰誰也言且榮貴如此

**亂**曰良曰亂治也德彤彤靈宮歸立誰言不珍美

**罪**助穹崇紛危莫鴻上公崩削助劣力岷茲救厘利

**岑**金今崑嶷疑疑駢龍力從子兮善曰皆高大峻此上並高大

**連**拳偃蹇崑倫菌蹠巨蹠產傍歌傾翰曰

**兮**善曰皆特起之貌濟曰歎歎幽靄五靄作靄五靄復

**霏**徒對徒洞杳冥兮善曰皆幽邃之貌歎許乞切歎

敬也餘皆幽邃深遠如葱翠翠紫蔚蔚疆五疆音洛



瓌五臣瑋音洛含光善曰晷善曰号善曰

瓌作瑰 瑋音洛 瑰瑋珍奇也 良曰葱翠紫蔚雜綠色也 晷日也 瑰瑋珍奇金玉之物也 瓌瑋綴著貌言綵色金玉皆含日

光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号善曰周易上

雨翰曰言初制棟宇已來上古穴居故聖人制上棟下

宇足以避風雨後積習成俗恣為奢侈後陳列珍怪窮人力極

人財故云棟宇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向

已來未之有言其奇異壯麗遂假云 神營之瑞美也永長也

景福殿賦善曰洛陽宮殿簿曰

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善曰典賦云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

尚金鄉公主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

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

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為散騎

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為

司馬宣王斬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善曰

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 詩世有哲王 尚書大監

曰大哉歎美之言 向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

皇遂重熙而累盛善曰東都賦體元立制順時立政

謂依月令而行 禮記 舉事必

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 魏志明皇帝諱敏字元仲文帝太

子也文帝崩即皇帝位 東都賦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

洽 銑曰謂立化如天有四時寒暑是體天也順時謂順

於人心不妨奪農務也帝皇明帝也熙明也言至于明帝遂

繼文帝之明故 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

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

經善曰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阮籍通老子論道法自

粵若稽古帝堯 漢書仲舒對策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 書

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 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 翰曰言如陰陽之生萬物覆之育之皆自然而然本  
人物之三情謂各使得其所也弘大闡開經常也崇考古之  
賢君大道開長世之  
善理以為常道  
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

三而國富刑清 善曰尚書 禮 詩祀事孔明 度事康哉 魏志明紀大

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官 易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班固漢書述國富

刑清 銑曰庶眾康安秩祿孔其也載祀皆年也唐虞曰載

夏曰祀二三謂明帝六年也言眾事既安天祿甚明為君六  
年人富而刑 獄無失 歲三 五臣 二月東巡 無符 至于許昌望

祠 五臣本 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 善

尚書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 巡狩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

正之 史記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隔定四方而撫安之

司馬彪續漢書九郡國掌治民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  
向曰許昌地名天子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考時謂以長吏  
之政道有廢於時者度方謂度其方物無使不中用存問高

也率勸也 **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

繁蕪大雨時行 善曰尚書 推五月既望

草蕃蕪 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 尚書度

星各昏見南方故不云也桑梓木名 三事九司宏儒

碩生 王臣 有感乎溽暑之伊楹影而慮性命之

所平 善曰三事三公也 毛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

儒碩老 兩雅宏碩大也 禮記季夏是月也上潤溽暑伊

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 向曰分於道始得為人

九卿宏碩皆大也溽濕伊楹氣不通也平成也言三公九卿  
大儒皆相與感乎溽暑之氣伊楹氣不通而憂乎性命之所不

能生 **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 善曰岷越吳



書曰西土人亦不靜翰曰岷越蜀吳也不靜猶未平也寤

覺也在行謂戎馬也寧息也言三公九卿大儒皆知蜀吳未

平戎馬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既于孫卿皆先識博

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爲不壯不麗不足以民而

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敬成故當

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善曰尚書云禹拜昌

于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長笛賦序博覽典

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

重威且七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君人者不飾不

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

國毛詩曰我客大止未觀厥成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

記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齊曰

言三公九卿大儒雖知戎馬未息而皆昌言將造宮殿蕭何

造未央宮孫卿于云宮室所以避燥濕別尊卑也則先賦博

覽明允篤誠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下以威靈且

令後世子孫無以加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其功成也且

君者人之所利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美之聲

五臣有其字許昌者乃大運之攸矣圖讖之所旌苟德

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善曰獻帝紀太史丞

上書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公魏

其善曰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苞許昌爲周當塗春

秋說題辭大運在五維書摘上辭五德之運左氏傳

注矣定也賈逵國語注旌表也黃雅何問也翰曰

且者重美之言也攸所矣止也大運天運也旌標苟且也言

許昌乃天運所止圖讖所標也漢時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

識者以爲昌於許也當塗高魏也且圖讖帝曰俞哉玄

德義如此夫何宮室之勿營言可營也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

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五臣輯農功之暇

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京福之祕



殿備皇居之制度

善曰尚書帝曰俞禮記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

俞然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論語衣輕裘

蔡邕月令章句凡衣服加於身曰御禮記乃命有司漢書景帝詔禮官具禮

儀漢書王延世功真約省用曰力寡

孫子必先筭其費務左傳郊子曰以鳩其民爾雅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

臺孔安國書傳黎衆也

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國語優施曰我教茲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間

也豫樂也魏志明帝六年九月脩許昌宮十月田豫討大將

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

戎捷漢書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辟居海曲而稱亂故曰

海孽魚列切爾雅賄財也魏志明紀脩許昌宮起景福

殿魯靈光殿賦立靈光之祕殿濟曰俞然也謂明帝聽

三公九卿大儒立宮室之言乃曰然哉玄輅車各輕裘暑服

命主司具禮儀計其日功恐多廢人大詳其費後恐多人財鳩集也經始黎人謂梓匠之人也輯因也言集梓匠之衆

人因農功之暇豫東師獻捷謂被吳將獲其賄賂就用也

爾

乃豐層覆之眈眈建高基之崇崇羅羅

疏五臣本柱

之汨越肅坻

自夷鄂各

之鏘鏘

善曰西京賦

大夏史記楚國堂

堂之大也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坻

鄂也西京賦坻鄂鱗駒銑曰豐厚層高也豐至蓋也言厚而且高眈深窅貌堂堂高敞貌踈謂一一布之飛欄翼

以軒者羽反字轡以高驥流羽毛之歲旌垂環

玼眠之琳琅

善曰西京賦

反宇業業飛欄轡

西都賦荷棟桴而高驥言宮

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玼及琳琅

西都賦非羽翠火齊歲

玼羽毛之貌爾雅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玼珠也銑曰軒猶高也言飛欄如鳥翼之高者羽亦飛也反宇謂屋蓋

向上偃者轡謂屋上闕也言屋欄向上偃闕而執舉也室內

飾羽毛翡翠之類歲旌羽毛美貌

揚皓皓肝肝丹彩煌煌

善曰周禮

能旗六旂以象

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

周禮龍旗九旒今云參旗九旒

蓋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肝肝煌煌比日盛貌



日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故其華表則鎬

鎬杲鏘鏘赫亦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善曰華表

謂華飾屋之表外也鎬鎬鏘鏘赫亦章灼此皆光顯昭明也周易日月麗乎天其奧祕則

翳蔽曖昧髮髻退概若幽日生之纏力連也善曰

光殿賦西序重深而奧祕蔽翳曖昧髮髻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曖音愛概古愛切纏相連之貌銑曰

言殿內深奧翳蔽曖昧髮髻退概皆幽遠不分明貌幽夜也言深邃之中見珠玉光飾之物若夜星之相連纏緜既

櫛比毗而橫集又宏璉以豐蔽兼苞博落不常

一象善曰毛詩其比如櫛璉未詳一曰宏連大連衆木

落謂所繞者廣楚辭注橫木關柱為連璉與連字通博翰曰櫛梳宏大璉美敞高也博落廣疎也言殿宇相連接如梳齒相比而橫集大美敞廣而遠而望之若摘朱霞

且疎丹青奇異故不常一象

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載垂雲嗟瓌

瑋以壯麗紛或或郁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善曰

廣雅摘奇也宋袁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褒甘泉賦曰却而望之懋乎似積雲就而察之霽于若大山南都賦

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略也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齊曰櫛櫛繁也朱霞言殿形亦有似霞也近見如高山之

上戴覆繁雲云而垂下嗟歎美之辭環奇卓美也紛或或文章多貌較略也言奇美壯麗文章多難以分別且述其大略如

此若乃高甍崔嵬飛宇承霓繇繇黠對徒

隨雲融泄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善曰薛綜西京賦注

詩蘇蠶黃鳥薛君曰蘇蠶文貌黠對黑貌融泄動貌言屋形高竦如鳥之企如山之峙若翔若滯山鳥之貌

如鳥斯企說文企舉踵也夫或切魯靈光殿賦屹山峙以紆鬱向曰上言大較此復重述甍屋欄也崔嵬高貌飛

宇承霓言其高承於雲霓繇繇文貌黠對黑貌融泄雲動貌言屋高入雲若隨雲而動企鳥立也言高峻之勢如鳥立而



欲翔山峙而峨峨嶭嶭業  
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

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西京賦

岐孟子章句離朱即離婁  
淮南子離朱之明察箴未

昭晰明也晰之浙切  
向曰峨峨嶭嶭高貌罔無屆至也離

者雖離婁目睛尚猶眩曜不能昭  
晰也眩曜不分明貌昭晰明也

張筍虛之輪函華鐘杙  
其高懸悍汗獸仡以

儷陳體洪剛之猛毅聲勻  
音真宏破隱其若震辰善曰

九正門皆謂之端門  
春秋說題辭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

之貌輪函其形也言端門之內為筍  
以懸華鐘又植悍獸為

虞以負之危然相對而陳列之  
東都賦鏗華鐘周禮馬

氏為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  
廣言當筍下為兩飛獸以

背負  
公羊傳注危然壯勇貌

灑力計切  
詩傳破雷聲也

也輪函多貌華鐘鐘有文飾也杙  
為懸舉也悍獸能虎也鐘

祭之是刻為其形危壯勇貌儷雙也  
勻破聲也言華鐘已懸

悍獸勇形雙布陳其形外  
猛毅也鐘聲勻破如雷震

爰有遐狄鏘鏘質輪茵坐  
音鏘善曰遐狄即長狄也以

高門之側堂彰聖王之威神  
鏘為質輪茵然也爾雅

雅曰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鏘  
音鏘廣雅質驅也

輪音倫茵其是切坐謂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  
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

之長以銀鏘之其形質鏘茵然而高皆坐於門側堂上以  
明帝主威神能臣

伏異類鏘銀也  
芸若充庭槐楓被宸辰綴以萬年

綵以此系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  
商秋敷華青春鵲鵲萋萋馥馥芬芬

始生  
二香草也若此者

楓二木名  
說文宸屋宇也

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綵德給楹也

榛木名萬年嘉名之屬  
紫榛美材之屬

禮記孟秋之



月其音商 楚辭青春愛謝王逸曰青東方為春位其色青  
濟曰芸若香草槐樹木各波葉也帝居曰宸言植此草木  
蒲於宸中萬年此系棟木各竊終皆錯雜也言此草木或以條  
幹奇花異葉者則見珍貴也益于秋時布花春節諷諷萋萋盛  
貌馥馥芬 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塞上奇桁梧  
芬香氣也 復疊執勢合形離絕如宛五五虹赫如奔螭南峽  
陽榮北極幽崖且任重道遠厥庸五臣孔多善  
脩梁跨迴故曰塞衆彩殊制故曰奇徐愛射雉賦注曰塞開  
也 說文奇異也桁梁上所施也桁與衡同梧柱也音梧宛  
虹奔螭梁上之飾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屈虹也言椽拱交  
結南自陽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為  
趨 廣雅趨多也紙移切 郭璞上林賦注榮屋重簷也在  
南曰陽 論語語任重而道遠 良曰脩長塞舉也高險曰奇  
言長梁光彩之制自下舉而上險桁梧利拱也皆重疊而施  
其勢或合或離絕然如蜿蜒赫然如奔螭螭龍也距至也陽  
榮南簷也或謂庄北也言長梁南至陽榮北極幽崖於是  
此則任重道遠其用甚多亦如君得良臣任而用之 於是

列髹休彤之繡楯垂琬琰之文璫螭於若神龍

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善曰言楯以髹漆飾之而

文璫漢書殿上髹周禮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

少謂之髹髹幸昭曰制漆為髹尚書弘璧琬琰在西序上林

賦曰華楹壁璫神龍繡楯也明月文璫也薛綜西京賦注

螭龍貌翰曰髹彤丹漆也畫文繡之色於椽上塗以用漆

琬琰玉也璫椽頭也以玉為文於上螭龍貌灼光明也爰有禁楯補勒分翼張

承以陽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踈密有章善曰

馬之短楯也說文曰楯署也扁從戶冊者署門戶也楯署雖

殊為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楯同一音必縣切冊楚書切勒分  
翼張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勒與助古字通陽馬  
四阿長楯也禁楯列布承以陽馬衆材相接或負方也馬駢  
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楯廣雅斑分也毛萇  
詩傳曰賦布也考工記善繪之事赤與白謂之章向曰  
禁楯短椽也勒分翼張分布之貌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飛  
短椽者相連接或圓或方斑白相間踈密各有文章



柳五臣鳥踊雙文轅是荷赴險五臣凌虛獵捷相

和善本作加善曰飛柳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任承檐

井艾荷垂英柳吾郎切銑曰飛昂陽馬也言如鳥之飛踊下

有雙轅負之故云是荷雙轅承柱木也眾材交橫或赴險而

捷相接見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晃光內照流景外

燧烈若鉤星在漢渙若雲梁承天善曰白間青瑱之

謂之曰間列錢金釘也西京賦金釘銜壁是為列錢晨光

日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白延起也西都賦激

日景而納光燧起貌式延切言宮殿烈然光明若鉤星之在

河漢渙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云星或謂之

鉤星雲梁以雲為梁也銑曰皎皎白貌白間窻也以白塗

之畫為錢文離離分別貌燧光動也日光照之於中綠色流

出於外動其暉光鉤星星名在河漢中言此中光色烈然

然似之也雲梁承天言梁高如雲虹之狀以承於天

瓜徒五臣增錯轉縣成郭茄加密密倒植吐被

芙蓉綵了以藻井編以綵會疏紅葩鞞甲靺直

丹綺離婁俱力函胡苞徒艷合翕纖縹紛敷繁飾

累巧不可勝書善曰駟或為蝸言合如象板上為井闌而

爾雅荷芙蓉其莖茄其木葱郭璞曰莖下曰藕在泥中者

蒼頡篇扁植種也廣雅縹繞纏也西京賦帶倒茄於藻

五臣

作隘

劉梁七舉曰雙覆

飛踊下

今德

西都賦激

廣雅云星或謂之

以白塗

於中綠色流

以承於天

甲靺直

甲靺直

甲靺直

甲靺直

甲靺直

甲靺直

甲靺直

甲靺直

甲靺直

甲靺直



借其名焉

蘇林漢書注寔數四股鈎數所柱切截即柳也

說文曰檣柱上榘也

檣者拱欒類而曲也

天橋欒拱長壯之貌

檣其天切

衆木相橫皆中規矩而安設之

檣曲短梁也各落危

咀貌欒以承拱拱以承材

天橋高貌言皆相承而交結

金

以玉璫承柱之跋也

禮記獨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

方末切言以青瑣銀鋪是為

閨闈之飾

漢書赤墀青瑣銀鋪以銀為鋪首

長門賦

擠玉戶而撼金鋪

良曰金楹金飾柱玉易玉為可以承柱

下跋柱根也青瑣窻也以青畫

為瑣文鋪門飾以銀閨闈門類

雙枚既脩重桴乃飾

檣

檣緣邊周流四極

侯衛之班藩服之職

善曰

雙枚屋內重檐也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

在外謂之重桴

桴言重檐既長因達于外而重棟以苑彩飾也

枚莫回切言以檣招緣屋邊隅周市流移至於四極

說文檣招秦名屋緣楚謂之招也言檣招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周

善曰

西京賦

雕楹玉易

廣雅

錫磬也

禮記

獨不見跋

鄭玄曰

跋本也

方末切

言以青瑣

銀鋪

是為

閨闈

之飾

漢書

赤墀

青瑣

銀鋪

以銀

為鋪

首

長門

賦

擠玉

戶而

撼金

鋪

良曰

金楹

金飾

柱玉易

玉為

可以

承柱

下跋

柱根

也

青瑣

窻也

以青

畫

為瑣

文鋪

門飾

以銀

閨闈

門類

雙枚

既脩

重桴

乃飾

檣

檣緣

邊周

流四

極

侯衛

之班

藩服

之職

善曰

雙枚

屋內

重檐

也

重桴

重棟

也在

內謂

之雙

枚

在外

謂之

重桴

桴言

重檐

既長

因達

于外

而重

棟以

苑彩

飾也

枚莫

回切

言以

檣

招緣

屋邊

隅周

市流

移於

四極

說文

檣招

秦名

屋

緣楚

謂之

招也

言檣

招之

居四

極若

五服

之鎮

外藩

也

周

書有

侯衛

藩服

小雅

班次

也

齊曰

雙枚

屋內

兩重

作梁

也

重桴

在外

作兩

重桴

也

檣招

謂連

簷言

木以

承瓦

也

言緣

邊

周

繞四

極而

徧之

如

班

秩五

眼以

守王

班

溫

房承

其東

序涼

室處

其

西

偏

善曰

溫房

涼室

義和

溫字

然

下何

同時

今引

之者

轉以

相明

良同

善注

開建

陽則

朱炎

豔啟

金光

則清

風臻

建陽

善曰

門在

東金

光在

西

白虎

通炎

者太

陽

韋仲

將景

福殿

賦

昭剛

義於

金光

崇柔

惠於

建陽

爾雅

臻至

也

良曰

建陽

東門

朱炎

日也

豔日

光言

開東

門則

日光

至金

光西

門也

開之

則青

風至

故冬

不凄

寒百

夏無

炎

燁

之患

善曰

言寒

暑猶

門

炎

燁

五臣

作

焯

昌延

鈞

調中

適可

以永

年

善曰

言寒

暑猶

門

炎

燁

之患

詩傳

妻寒

風也

國語

太子

晉曰

水無

沈氣

火無

炎燁

豈

適中

也無

昭曰

燁

炎起

貌

呂氏

春秋

襄也

者適

也

賦曰

永年

之術

銑曰

燁

熱氣

言冬

則居

溫房

故不

凄寒

襄

夏則

處涼

室故

無炎

氣此

則鈞

調適

志故

可以

保長

年也

墉

垣

碣

浪

基

其光

昭昭

之本

作照

照

周制

白盛

今也



維縹匹妙反

善曰尔雅曰牆謂之墉

說文賜文石也

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蚤也

今束萊用蛤謂之又次劉梁七舉

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

其光照照然縹淺碧言周家

以白牆為盛今以淺碧為華

落帶金釭此為二等明珠

珠翠羽往往而在

善曰落帶壁帶也而交落之土施金

任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

漢書昭陽舍往往明珠翠羽飾

之

銑曰金釭金盞也致寶玉於中自上懸下猶如落帶雨

重懸之故云二等兼以明月珠

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

之無為

善曰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安國曰

論語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

銑曰欽敬允信也命共工

言敬先王以信塞於天下悅帝舜無為之理

使作績明五采之彰

象作會宗彝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鄭玄曰績績讀曰繪九畫者為繪胡對切

此官使作繪畫明五采之

服各有文章所施用也

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

之列是准是儀

規

漢書舊儀皇后稱椒房

其繁興也

翰曰言畫古者明君暗主賢愚之象以為君王

之誠椒房后妃之室

觀

亦為之是標準儀範

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

佞

五臣

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及日譽之

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戶其阿大夫

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

齊王即位九年國不治姬乃勸王誅讒臣用賢臣

國大治侯待也言見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臣

見姜后

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

善曰列女傳

周宣姜后者齊

而晏起治夫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

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



禮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  
同言見此事以寤前代之所遵法  
賢鍾離之謹言

懿楚樊之退身  
善曰列女傳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

王召見之乃舉三  
荆滕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  
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難春秋四十一壯勇不立一殆也

漸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諛強於左  
右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夜繼曰女樂非優縱橫大笑此四  
殆也宣王喟然而嘆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為王后

漢書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謹善言也  
列女傳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

晏樊姬曰何罷之晏王曰今日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  
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拞口而

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  
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

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  
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

注同言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立子避位而進孫叔敖教相  
楚三年而理故此美楚  
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

隣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好同輦婕妤好辭  
曰三代末生乃有嬖女人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

女傳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  
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

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  
官之傍其子游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

及孟子長學六藝卒  
成大儒  
故將廣智必先多聞

以愚心多聞博辨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衰為卿辭曰胥臣  
多聞臣不若也向曰將廣益其智必先多聞古今之道也

多聞多雜多雜眩真  
善曰揚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  
為難惟聖人為不雜賈逵曰

語注眩惑也向曰人之多  
不眩焉在在乎擇人  
善曰

聞必有混雜而眩惑其真性  
左傳上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杜預曰擇賢  
人也翰曰使無眩惑之性何在也

臣而後用士則擇賢  
故將立德必先近仁  
善曰言將欲  
而後交乃無眩也  
於仁賢也左傳穆叔曰太上立德禮記  
欲此禮之不

力行近乎仁  
文選上



保言去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善曰大戴禮引詩禮義之不保言何恤人言禮記

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朝觀夕覽何與書紳善曰言朝

也下人和則附於上故朝觀夕覽何與書紳善曰言朝

上下之禮長不違也朝觀夕覽何與書紳善曰言朝

論語子張書諸紳齊曰與用也言

若乃階除連延蕭曼善曰蕭曼蕭

遠也西京賦途閣雲曼魚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緣雲上

也征行也言其高櫺檻邳五臣張鉤錯矩成善曰西京

峻若行於雲中櫺檻邳五臣張鉤錯矩成善曰西京

櫺而頰聽薛綜曰櫺檻臺上欄也邳或為丕

不以矩錯猶治也向曰櫺檻欄也言大張楯類騰蛇

設之鉤錯矩成言鉤欄中錯為斜方之文也楯類騰蛇

楯習似瑠瑊英善曰瑠瑊瑠瑊越絕書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文

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壁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

應劭漢書注曰楯闌橫也司馬彪莊子注楯械楯也瑠

瑊瑊瑊瑊之楯瑊瑊先也切如螭之蟠如虬之停

善曰廣雅無角曰螭龍有角曰虬龍玄軒交登光

言未升天龍謂之蟠龍良注同蟠在停止也

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

昭遠戎之來庭義曰司馬彪上林賦注軒楯下板也上

玄周禮注登升也言於騶虞以乘軒板狀軒軒然

詩傳騶虞白虎里也毛詩序仁如騶虞則王道或矣劉廙

孟子注獻猶軒軒在物上之舞廣雅質也也

如卦禪書騶虞頌歌塗靡從云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

禮記

朝觀夕覽

何與書紳

善曰言朝

若乃階除

連延蕭曼

善曰蕭曼蕭

櫺檻邳

張鉤錯矩

成善曰西京

楯類騰蛇

似瑠瑊英

善曰瑠瑊瑠瑊

如螭之蟠

如虬之停

玄軒交登光

藻昭明騶虞

承獻素質仁

形彰天瑞之

休顯照

昭遠戎之來



善曰在北故稱陰堂也方軒併窻也西京賦九戶開闢杜預左氏傳注今東西廂也清宴殿名韋誕景福殿賦離

殿別館案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濟注同方並也軒門上板言陰堂有九門門上並板而作右个西廂也清宴殿

名此側室也故東西為之連以永寧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

收處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安昌殿十

祥之令名毛詩箋曰大姒十子參妾則宜百子其數之

名美取於此向曰永寧安昌臨圃並殿名與大殿相連百

子亦殿名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

五臣作其祐善曰毛詩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靡有不

淑女窈窕美貌淑善也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此其祐

善其美音也微美聿循祐福也言循順以求其多福

伊何宜爾子孫作孫子克明克哲克聰克敏音美

韻永錫難老兆民賴止善曰詩宜爾子孫振振兮蔡邕橋玄碑

克能哲智敏達永長錫賜也言能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天

長賜其福而難老保壽子孫有德以御天下故兆民慶賴矣

止語辭也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

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

咸融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承光殿七間西京賦

賓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揚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

在和乎李暉曰堯堯為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甄失

然切周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融猶通也翰曰賦政宮

名納用賢能詢謨臣下求大中之道定封疆以理天下甄陶

謂燒土為器言欲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其

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雨露萬物皆以通及之

西則有左城得右平講肄之場一六對陳

殿翼相當善曰七略曰楚鞠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宮中

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楚

敷實聰毛詩農夫克敏錫之以難老令其壽考詩既

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銑曰伊惟

克能哲智敏達永長錫賜也言能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天

長賜其福而難老保壽子孫有德以御天下故兆民慶賴矣

止語辭也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

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

咸融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承光殿七間西京賦

賓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揚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

在和乎李暉曰堯堯為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甄失

然切周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融猶通也翰曰賦政宮

名納用賢能詢謨臣下求大中之道定封疆以理天下甄陶

謂燒土為器言欲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其

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雨露萬物皆以通及之



鞠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權景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講肄謂習武也賈逵國語注肄習也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

對二六相當下蘭許昌宮賦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曜暉二六對而講功禮便捷而若飛齊曰左城右平楚鞠屋名肆猶戲也言此為講戲之場二六對陳十二人也殿翼相

當謂屋勢如鳥翼

僻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壁言諸

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善曰言相辟脫似承敵人

也七略謂鞠兵執力也漢書音義梓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僻匹赤切言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壁之政刑非為戲

樂而已七略謂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得蹋鞠歸田賦聊以娛情濟曰言

竟鞠之徒便僻輕脫承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如戎兵之事考察勝不相解而歸也楚鞠以行征法律多也皆因戲以

教法故譬諸政刑亦將以行鎮以崇臺臺曰永始復

令也非所以娛樂其情閣重闈猖狂是侯善同良注韋仲將景福殿賦持襄

艱難壯農夫克敏莊子謂也侯備也此臺下有會堂臺始臺名鎮在宜南關門也猖狂狂也

使人守備也京庾之儲無物五臣作所不有不虞之戒於是

焉五臣本取千口反善曰毛詩鄭玄曰庾露積穀也西京賦于何不有言

有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向曰京大庾倉也言倉中儲積無物不有以戒慎戎馬不測

度之事此則取爾乃建凌雲之層盤凌雲之靈給也虞夏也

沼澤雨露瀼瀼而淥水浩浩善曰凌雲層盤名也為之也韋仲將景福殿賦

毛詩零露漙漙尚書浩浩滔天

樹以嘉木植以悠悠玄魚確確

芳草如積善曰西京賦嘉木樹庭芳草

鶴白鳥沈浮翔翔樂我自王道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



毛詩白鳥焉焉 詩傳 焉焉向肥澤也焉與雝音義同樂

我皇道言魚鳥得所 翰曰皇六也悠悠魚浮貌在深泉故

云玄也雝雝白貌言魚鳥沉 浮翱翔自得天性樂我大道 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

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 善曰言為虬龍灌注溝洫交橫

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殿館之

舍水則並 篁棲鷗鷺瀨戲鉅鮪 鮪細 豐俸淮海富賑

輕舟而遊 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筭奇難咸池之壯觀夫何

足以比 五臣 雝 善曰服虔注與書注 篁叢竹也鷗鷺二

銘 富如江海 鄭玄周禮注少一口委多曰積 儀禮注壽筭

爾雅賑富 春秋漢含章咸池主五穀 宋均曰咸池取水灌注生

也 物以為名 元命苞其星五 者各有職以蓄積為天持五

穀 爾雅雝匹也 向注同瀨 及也 賑益殫盡筭言鳥物

之曲富齊於淮海益於山丘集 積不可盡筭也咸池日出處

今雖咸池之廣 何足匹於此 於是碣 善曰服虔注與書注

城峻廬 善曰韋仲將景福殿賦 比看高昌亦觀建城

觀樓也崇峻比皆高 也廬觀舍之通稱 岵 善曰爾雅

雲浮階乘虛 善曰爾雅 山小而高曰岵

賦脩塗至飛閣 西京賦干雲霧一而上達浮階飛陛也 良曰

岑巖並山名岵岵崔嵬危高貌 飛閣浮階言高如鳥飛于雲

入於雲乘 遙目九野遠覽巨圖俯看 善本作 三市

其虛空 孰有誰無 善曰謂建城也 淮南子上通九天下貫九野

掌邱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二市謂高昌也 周禮遂人

福殿賦踐高昌以比眺臨列隊之京市 周禮大市日反而

有易其所無 翰曰遙遠也九野九州言登高樓遠視九川

之野覽為國之長圖俯看三市之 觀農人之耘耔苴稼

貨有何物無何物此夢人之至

觀農人之耘耔苴稼

觀農人之耘耔苴稼

觀農人之耘耔苴稼

觀農人之耘耔苴稼



穡之艱難惟饗食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

平聲善曰

毛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尚書無逸篇君子又曰在昔殷王中宗

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曰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也種曰稼收曰穡言復見農夫之作勞信知種收之艱難豐多寡少也餘同善注言此享年多少乃思無逸之為歎此戒

懼之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

不易懼世俗之難知

善曰謂三市也感猶思也

安而不忘危知天命不易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萬物至衆須安而治之則然思深慮見觀器械之良窳

以察俗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

陂 被義反善曰文子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

不苦窳晉灼曰窳病元成問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晏子春秋

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答曰既富利之敢不裁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

而履賤公是以省刑曰器械器用之物窳濫也誠信夷乎也陂險而不平也言觀

人器用之物監者去之審察風俗有誠信有偽薄者勸亦

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

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

曰言此高樓殿觀亦以觀省是非屯方列署三十有

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屋各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此比相次也扶至坊

之陳布室宇錯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房室齊均堂



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

善曰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題房署以別

先後

廣雅術道也

齊曰秩次也言以甲乙為名次

也言房室皆門牖相類出入欲反舊所乃迷忘其道

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

與造化乎比隆

善曰楚辭之情豈其可盡

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

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

淮南子大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遠

銑曰言匠人奇巧萬人窮

實可與造化比成功也離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

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

臬

五結反

善曰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違國水地以縣置槩以懸臬以景為規識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

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 於所

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臬之其景將以正四方

銑曰離比協合也言比天地上圓下方並列宿紫微星也無

細不協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水臬水平也言屋南北

上下之正以木度日影以水平觀之言無細微差矣皆合於

規景不違 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

比枝分離背別趣駢田

五臣

胥附

駢真多貌胥相也

植木以材木相插如林之多區院城牆也言院皆相連牆為

隔絕如葉相比如枝相分堂室正皆雖殊各有異趣駢填以

相附 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

知其所斲

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

鄭玄禮記注公

書傳荒廢也

莊子匠石之齊見斲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

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

濟曰縱橫踰延

言多也

斲所注合也言材木雖多各有所合而不虛設工輸

匠石之工巧者言其皆廢方圓之制不知其斤斲之道言不

及此之 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

朱綠飾以碧丹

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

盛故丈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傳



毅七教曰文以朱綠纒下或有駭字非也 濟曰何歎 詞也彩章文飾也 纒盡也歎文飾之未盡將更為也 點

以銀黃燦以琅玕光明熠以燭藥文彩璘班五

本作編音熾 善曰黃謂黃金 漢書揚僕懷銀黃 文熠光也燭火光也 埋蒼璘璠文貌 濟曰燦亦飾也琅玕美玉熠璘璠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

崑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善曰穆天子傳 崑崙之丘觀黃帝之

宮 向曰萃集侈美旃之也言朱綠碧丹銀黃琅玕之屬風集則有聲日照則增光雖崑崙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天帝神居故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

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

之詩善曰太玄經 天道成規地成矩 文子舉措廢

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 易元者善之長 厚者嘉之會 毛詩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州也東京賦上下其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 度績成熙 尚書允恭克讓 又各錄歌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 翰曰措置也謂宮殿方圓應天地之所舉 置又順於四時所謂溫室在東涼室在西陰堂在北承光在 南也元大亨通雍和熙廣也六合九有並天下也言天 下大通和平德化廣被家懷能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詩 莫

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善曰毛詩 優哉 游哉鄭玄曰優游

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不憂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淮 帝子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 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 說文泊無為也 莊子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 何患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 銑曰謂和

平無 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五臣 治 直之反 善

歷選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藉以論功蓋罔及乎大漢 莊子曰容成氏天氏若此時至治也 銑曰辟君也言歷 觀書記列古之賢君而論 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

而待之善曰封禪書 湮滅而不稱新亭趙良謂商君曰 君亡可翹足而待 廣雅翹舉也 銑曰湮沒

章祥

章祥

章祥

章祥

章祥

章祥

章祥



也翹一足立言不久也以魏之然而聖五臣上猶孜孜

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

之路善曰孟子雞鳴而起蔡學為善者舜之徒也蔡與

人無由自悟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

路齊曰靡非不忒差也言明帝尚孜孜勤苦見差失求天下

忠正公直之人以自開悟于心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善曰

典謨謂康哉之歌向曰周公昔戒即上所述無逸篇也

除無用之官省所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

反人情於太素善曰史記吳起如楚捐不急之官漢

公羊傳逐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也賈逵國語注故

謀也淮南子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

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

者一足以亡天下說文逝遷也尚書禮煩即亂太素

以相流傳者如奢葬之類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

是將絕去之反之於質樸氏之白環善曰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鳴於岐

山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翰注同

僕素也東都賦昭節儉示太素濟曰生事之故謂國家

創立法令者省而減之太素質樸之如也流遁繁禮謂積習

淵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善曰魏志文紀曰青龍見

出於靈池東京賦龜書異妙班固漢書贊漢使窮河源

神靈五臣之祝祐集華五臣夏之至歡方五臣

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善曰王逸楚

爾雅祝賜也祐福也尚書華夏蠻貊鄭玄毛詩箋曰方且



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  
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良曰既惠也言惣集神明之  
惠福在於中夏以為至歡也曾別也時方明帝齊於三皇是  
為四皇齊於五帝是為六帝則周文王夏禹何足言於今也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之十一





